

年

卷

期

2

10

第

第

廿六年一月五號

漢
湘
漣
漪

第
一
卷



新
年
特
大
號

第
二
卷
第
十
期
二
十
六
年
一
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同學會編行

生力

以新聞學理論，新聞
記事，各地新聞事業概
況，及農村，社會，經
濟，風俗特寫為主要內
容的月刊。

訂購處
上海博物院路
十四號四樓孟
燕堂君轉

定價

每册一角
全年壹元

學校家庭圖書館 讀書界

◀ 充實圖書設備之好機會 ▶

商務印書館長沙分館

特設 第八屆廉價部

滯消及污壞圖書千餘種

逐日更換

廉價一折至七折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廿六年一月十五日止

恭賀

年
釐

瀟湘漣漪社同人鞠躬

第十期

新年獻辭	李芳蘭	(四)
懷舊	上 遂	(五)
魯迅，藝術家	孫福熙	(九)
李笠翁的戲劇論	林傳鼎	(一二)
託爾斯泰的回憶	曹日昌	(一九)
女囚(四)	芳 蘭	(二六)
角落	百 里	(四四)
死逼着，眼看着	高啟方	(五〇)
冰瑩的會見	老 向	(五四)
精神不死	敏 敏	(五九)
菌子	堵述初	(六五)
孩提時代	荃 華	(七一)

目 錄

房東	張靜華	(七九)
姐姐	寒子	(八四)
她默然了	南燕	(八九)
廓清	百里	(九二)
做官隨筆	廖一	(九三)
瑯琊之遊	曼霞	(一〇〇)
香山紀遊	徵庸	(一〇五)
危機	程心芬	(一一〇)
暴風雨	張文麟	(一一〇)
被忘記了的靈魂	黃淘明	(一一一)
「風沙夜」	張文麟	(一二八)
信		(一三二)
編後		(一三四)

新年獻詞

李芳蘭

時代巨輪疾馳地向前轉，轉到另一個新年，新年的本刊，也轉到一個新的階段。承蒙海內作家的賜稿，讀者的愛護，竟能在風雨飄搖裏支撐到現在，而且也像輪一樣向前轉，沒有停留在原處。

過去的一年，是個多災多難的年，也是全民族總動員的抗敵年，從文化方面說，大家已經不是弄筆桿寫風月了，軟棉棉的毛筆，變成了鐵般硬挺的利器，向描準的敵方戳！只可惜在這正需要戰士和利器的此刻，有許多戰士利器被毀了，我們謹以至誠敬致無限同情與慰藉！

二十六年的序幕揭開了，展佈在我們眼前的仍是崎嶇危峻的路：有蔓草，有荆棘，我們要用鐵石的利器碾平崎嶇，芟蔓草，斬荆棘，開拓新的原野！

機槍大礮已經在西北角放射，漫山野的殺喊聲不斷的傳來，血腥味叫我們窒息，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發出激盪大眾的吼聲：抗戰，救亡！

作者，讀者都是抗戰救亡中的一環，從二十六年的元旦起，大家要整齊步伐，踏上開拓原野的路!!!

懷舊

上 遂

魯迅是詩人，不但他的散文詩野草，內含哲理，用意深遠，幽默和諷刺隨處可尋。就是他的雜感集，依羅膺中（庸）看法，也簡直是詩，因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無鋪排，異于辭賦，而且中有我在。至于舊詩，雖不過是他的餘事，偶爾爲之，可是意境和音節，無不講究，工夫深厚，自成風格。

魯迅的集外集印行于上年五月，所收的舊詩只有十四首，但是據我所知，他的舊詩，實在不止此數，漏落的還是很多。我還藏着錄稿和他手寫的詩稿有好幾首，現在鈔錄于下；凡集外集已載的，概不闌入。

民元前九年（一九〇三）他二十三歲，在東京有一首自題小像贈我的：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戟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句則直抒懷抱，是畢生實踐的格言。

民國元年五月初，我和他由海道北來，到北平後，同住紹興會館；我和先兄銘伯在嘉蔭堂，他在藤花館。第一天，我還記得他和先兄初次晤面，便是「傾蓋如故。」他看見先兄的案頭有越中先賢祠目，便索去了一冊。從此，幾乎朝夕相見，每逢星期日偕游琉璃廠，陶然亭，萬生園等處。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罷，大風雨淒黯之極，他張了繖走來，對我們說：「愛農死了。據說是淹死的，但是我疑心他是自殺。」於是給我們看昨夜所作的哀詩三首：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茶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畔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里寒雲黑，炎天凜夜長。獨沈清冷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園猶茗芋，微醉自沈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先兄讀了，很贊美它；我尤其愛「狐狸方去穴」的兩句，因為他在那時已經看出袁世凱要玩把戲了。

集外集的第一首，題曰：哭范愛農，（下注一九一三是錯的，應作一九一二）便是原稿的第三首。其第一第二兩首，並非故意刪掉，乃是忘記了的。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他在廈門寫舊事重提范愛農的時候就這麼說：

「夜間獨坐在會館裏，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園猶酩酊，微醉合沈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朝花夕拾一二一葉）。其實這哀詩原來只有三首，並非四首。集外集所載的第三聯「出谷無窮夜，新宮有在春」，可見是臨時補作的。

我還記得民國元年八月，距他做詩之後不久，先兄快要出都，有和其同年友俞毓吳（鑠）偕游陶然亭詩二首：

「故鄉山水甲東南，六載京塵失素飡。喜有江亭臨萬葦，恍如湖月坐三潭。靈基劫後龍無首，宦夢醒時鶴可騷。慙愧邯鄲廝養婦，壁間詩句耐尋探。」

「西山秋色隱雲端，香冢荒涼蝶夢寒。太息綺羅成古代，依然塵壒滿長安。此閒小僻堪談往，暫別神交漫損歡。他日還來人海裏，與君撫樹再盤桓。」

魯迅讀了先兄的詩，說「太息綺羅」一聯，尤為喜歡。嗚呼！忽忽廿五年，追念昔游猶在心目，兩人的言笑亦猶在耳，而先兄去世已經十六年，魯迅歿已兩月了！風流頓盡，為之愴然！

距今三年前春天，我經過上海去訪魯迅，不記得怎麼一來，忽而談到舊詩。我問他還有功夫做舊詩麼，他答道偶爾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頭的劣紙，寫了許多首舊作給我看。有一首是答客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與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又一首是所聞——

「華鐙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樽。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
又兩首都無題：

「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莫春時。無端就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
「故鄉黯黯鎖玄雲，遙夜迢迢隔上春。歲莫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喫河豚。」
此外，還有一首也是無題，已見于集外集，因為其中有幾個字不相同，特錄如次：

「洞庭浩蕩楚天高，眉黛心紅浣戰袍。澤畔有人吟亦險，秋波渺渺失離騷。」
在集外集裏的，「心」作「猩」，「吟亦險」作「吟不得」。

去年我備了一張箋紙，請他寫些舊作，不拘文言或白話，到今年七月一日，我們見面，他說去年的紙，已經寫就，時正病臥在牀，便命景宋檢出給我，是亥年殘秋偶作：

「會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闕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俯仰身世，感慨百端，沙漠前途，奮圖益力，于悲哀絕望中，寓熹微的星光也。
其餘見于逝世後，各種紀念文中所引的，還有若干首可找，俟後再談。

魯迅，藝術家

孫福熙

魯迅這名子，應該大書在藝術史上的，卻因為他在文學上的功績，遮掩了藝術上的記錄。

先生幼年就愛畫，一生不見稍減，與我相見時，談藝術的比較談文學的更多。他在北京時代，很愛線畫與黑白畫，他是介紹英國 *Barry Stew* 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以後是介紹版畫，中國木刻的榮耀的前程，也是魯迅先生開關的。因為我想學畫，大先生與二先生都很熱心的指示我。我出國的時候，同學陶元慶亦到北京，繪畫上很得大先生的幫助。

我於民國十四年回國後，想用法文寫一部『中國故事』，第一篇是關於龍的，大先生說：『我有中國最原始的龍』，於是找出他所藏漢碑拓片來看，這是我看到他的漢碑的第一次。他要我幫他整理成書。十五年春，奉軍進京時，我到上海來了，大先生亦於不久往廈門大學，經過上海時，行李中有隻大柳條箱，就是漢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終於沒有開始。

先生所譯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的封面，是雲的左右連續圖案，有鳥頭象徵，是先生自己採取碑文而設計，並不是我畫的。

魯迅先生有豐富而熱烈的感情，爲一個藝人所必需而難得，在藝術上比在文學上更爲需要。先生的愛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與敵的兩極端，他的友與敵個個都是達於極點，而且隨時有從這個極點變到那個極點的可能。這種性情，在人事上容易發生阻礙，於文藝上卻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筆墨與思想的誇張，在外來的感覺中即刻成爲濃厚精銳的提煉品，如酒之精，鐵之鋼了。

他的文字與思想常被人指爲紹興人的特質；文字簡鍊，思想深刻，在圓潤輕妙中深藏鋒利，似乎紹興人確有此通性。但有一點爲紹興人所最缺乏者，即爲魯迅先生所有豐富有熱烈的感情。紹興習慣，遇事劃算，預定目標以後，按步進行，越王勾踐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是其代表。進行是直線的，不多方並進，亦不走回頭路，一切都以冷靜堅忍出之。魯迅先生的一生如長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縮，沒有直線，也不怕回頭，於是學水師，學路礦，學醫，學文，爲友爲敵，爲敵爲友，如此感情豐富而熱烈的人，在紹興先賢中，即詩人與畫家，亦不見一人。紹興的地方色彩，可以產生學術思想家，而不宜於藝人，魯迅先生確是特殊的一人。

文藝家的任務——至少是在現代——在於去舊換新，所以文藝家以批評不良現狀而引起革命爲能事，於是隨時樹敵，雖非敵人，亦願視爲敵人，以爲練習，服飾舉動，亦必避免時俗，以別庸衆。這不是驕傲或矯飾，實在是藝人不得已的生活。魯迅先生以這個理由及與同盟會革命友朋相親近的緣故，就時時招敵，或者有意的樹敵。

先生對我說過：他幼年時，在鄉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動塘上蘆葦，且打且跑，蛇從蘆叢中出

來，在人後追得很快，人到一個地方轉彎，就見蛇向前行，幾十條不斷。這所謂撥草尋蛇也。這是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就以這方法用於惡人；到了第三個時期是對毒蛇迎頭痛擊了，正是法國左拉蘇聯高爾基的工作開始，可恨的病奪了他去了。

他常常贊美子民先生從弟谷清先生的打狗法，他說：有狗咬來的時候，儘管對他作揖，儘管退後。退到水邊不能再退的時候，鳴的一聲，一脚踢到水裏了。

魯迅先生雖然贊美，但絕對不用這種打狗法，他不肯打恭作揖，也不會等待與忍受，見人就直接的攻擊，他眼睛中的人物無分輕重，雖小孩與瘋人以及大家認為毫無理由的批評，他一樣的重視，立即發出喜怒哀乐的盛情。這是大多數藝人的通病，也是難能可貴的特質。

此外關於技術上的可貴，是他觀察的深刻與筆墨的簡練，從來不使閱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寫社會的陰暗一方面，但他的陰暗中都用美麗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還要美麗，這美麗使人要看，愛看，看了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鄉』一篇與『野草』中最為顯著，其他處處如此。這是藝術的使命，也就是魯迅先生藝術產生偉大功績的原因。

李笠翁的戲劇論

林傳鼎

(讀曲札記之一)

世界上偉大的劇作家，從來并未嘗試過，發表一些編劇術，給後世的人們參讀。馬彥祥先生從前寫戲劇作法時，首節的標題就叫做「這是騙人的工作」。果然，Sophocles，莫利哀，莎士比亞，易卜生，以及至今尚存的蕭伯納，似乎都嚴守秘密，不讓我們知道一些巧妙之處。大仲馬以自己的經驗，很甘詭地告訴他的兒子小仲馬，編劇之方，說：「那是很簡單的，頭一幕長一點，要清楚；第五幕簡短，需處處有興趣。」一共只有兩句話，說明了法呀，術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理論與實踐的分家，在戲劇上是極普遍的，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歐美的戲劇教授一生寫不出一幕短劇，而大講其戲劇論者實有其人。在中國舊戲劇方面，一般說來不但理論和實踐分家，而且是有作品，而不見作法，如果找到例外的話，就要推李笠翁，他是個貨真價實的劇作家，在閒情偶寄中，很鮮明地發表他的戲劇論。

李氏的曲話分詞曲，演習二部，內容如下：

第一論結構，計七款：

- (一) 戒諷刺，(二) 立主腦，(三) 脫窠臼，(四) 密針線，(五) 減頭緒，(六) 戒荒唐，(七) 審虛實。

第二論詞采，計四款：

- (一) 貴顯淺，(二) 重機趣，(三) 戒浮泛，(四) 忌填塞。

第三論音律，計九款：

- (一) 恪守詞韻，(二) 凜遵曲譜，(三) 魚摸當分，(四) 廉監宜避，(五) 拗句難好，(六) 合韻宜重，(七) 慎用上聲，(八) 少填入韻，(九) 別解務頭。

第四論賓白，計八款：

- (一) 聲務鏗鏘，(二) 語求務肖，(三) 詞別繁減，(四) 字分南北，(五) 文貴精潔，(六) 意取尖新，(七) 少用方言，(八) 時防漏孔。

第五論科譚，計四款：

- (一) 戒淫褻，(二) 忌俗惡，(三) 重關係，(四) 貴自然。

第六論格局，計五款：

- (一) 家門，(二) 冲場，(三) 出脚色，(四) 小收煞，(五) 大收煞。

演習部——

第一論選劇，計二款：

(一)別古今，(二)劑冷熱。

第二論調變，計二款：

(一)縮長爲短，(二)變舊成新。

第三論授曲，計六款：

(一)解明曲意，(二)調熟字音，(三)字忌模糊，(四)曲嚴分合，(五)鑼鼓忌雜，(六)吹合宜低。

第四論教白，計二款：

(一)高低抑揚，(二)緩急頓挫。

第五論脫套，計四款：

(一)衣冠惡習，(二)聲音惡習，(三)語言惡習，(四)科譚惡習。

我對於本書後半(演習部，也可以說是演劇術)的趣味甚淡，而覺得前半部(詞曲，即編劇術)可取的地方很多，尤其是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譚，格局六章，說明實有獨到之處。其中包括 Theme, 三一律, Plot, Climax, 等而最基本的寫實概念，也是該書所再三申述的，讀遍 Brander Matthews Winiam, Arcler 諸家的典型編劇術者，與我必有同感。

一般所謂主題 (Theme)，意即「說些什麼」。李氏在「立主腦」一節中說：「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也」此中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大家往往認為古今作者，描寫的觀點向兩方面走：一是注重性格，一是注重故事，其實要舉出一個完整的例子，是不可能的事，譬如莎翁的劇作吧，威尼斯商人較重情節，馬柏司重性格，漢默雷特就無分彼此了。說到易卜生的「國民公敵」，表面看來似乎是一篇性格劇，但司鐸門醫生的言語舉動，反映着當時社會的整個情境。李氏看穿了這一點，則說：「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只爲一人而設，此即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人與事實是在分離不開的。

李氏說到「密針線」，謂傳奇作者，「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其於「減頭緒」一節中，又說：「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四劇之簡稱）之得傳於後，止爲一線到底，并無旁見側出之情，……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荆，劉，拜，殺之勢矣。」這無非是三一律中動作一致律 (Unity of Action) 的概念。

一劇之作風，李氏亦不厭求詳地討論。他主張「寥寥乎陳言務去」（脫窠臼），又說及：「戒荒唐」，「審虛實」，可謂盡實寫主義者之能事。全書開頭論「戒諷刺」，細玩文意，并非一篇劇不可諷刺，而是要小心諷刺，蓋笠翁以爲武人之刀，文人之筆皆殺人之具。但是千古文章不止爲殺人

而設，「蒼頡造字，而鬼夜哭。」古文人守文德，故而出此。

格局一章，首論開筆之難。他的目的是：「結構已完，胸有成竹」然後著手。不過有一點李氏說得比較特別一點，以為如果頭一幕一有阻撓，不妨從第二幕寫起，這是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的。其次說：「本傳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大收煞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不過他所說的團圓，野心很大，與一般所謂 Happy ending 不同。他說：「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山窮水盡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為到底不懈之筆……。」又云：「收場一齣，即勾魂奪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詞采」，「賓白」，「科誦」三章，可包括於「對話」一個大題目上，在這裏我們發現許多可寶貴的言論。他認為填詞「貴顯淺」，而「無一毫書本氣」，又因為「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故又須「忌填塞」，「重機趣」。其在重機趣一節中，發表一些天才論，說到機趣之難，曾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又云「……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夙根，無一不本天授，強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吃飯不能成佛成祖也。」行為主義的心理學者，看到這些話，甚麼「性」哪「天授」哪，一定要大發囉唆。

編劇本無術，盡人皆知，所以寫編劇術的人，應該面面周到。李書中，論貴顯淺之外，又以

「戒浮泛」告讀者。他的寫實本色可於下列數語中見之：「填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識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填詞若矣！」接下去他又說：「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賂，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等語。「張三難通融於李四」，雖似理屬當然，惟下筆的確不易！

誰都知道：我國古劇作家，往往不重賓白，據云元曲中介白之文多係後來添設。李氏則以爲：「曲之有白，」等於「棟梁之于榱桷，或肢體之于血脉。」他自己承認所謂賓白明明白白地說：「白乃其賓，」以賓爲主，始作俑者，就是李笠翁。他足足以八節的篇幅論賓白，堅持他的主張。而且他是一個非常富於想像的藝術家，因爲「語求似肖」的緣故，他雖然是「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無一刻舒眉。惟於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爲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於是乎，「欲作人間才子，即爲杜甫李白之後；欲取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這些話雖則有些無聊，不過其設身處地之精神，實在可佩。請看：「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視聽咸宜也。」他力求文字之潔淨，對話之流俐，表示：「凡作傳奇者，當於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日，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我想我們都有這種經驗，無論寫什麼東西，總是改一次，好過一次。不過，也像李氏所說的一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行之。」爲什麼？「終歲饑驅，杜門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刪，非不欲改，無可刪

可改之時也！」這實在是文人的通病，就中國而論，我們常聽到，稍爲有名的作家，劇本的頭一幕已經付印，第二幕還不知在那裏，所有情形恰與李笠翁相做：李氏說，「每成一劇，纔落端毫，即爲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黎，非止災黎，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痼疾難醫……。」

他處處使他的對話在群衆面前，「觀則欲罷不能」，「聽則求歸不得」，總之「尤物足以移人耳。」其次說到「看戲人之參湯」，——科譚，「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譚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打瞌睡之時。」他也說到，「戲文好處，全在下半本，」如果打瞌睡，則上下文不接，全劇爲之犧牲。劇本可以說教，而不可以演說，也是李氏所論及的。

「戲劇是寫來演的，」這句話也是笠翁所主張的。他在演習部第一章開頭說：「填詞之設，專爲登場，」可謂與古亞里士多德不謀而合。演習部中所包含的發音術，化妝術……等，表示一些舊劇演出法的大意。

笠翁名漁，現存劇作凡十五種，發行於西曆一六七二年間。

廿五年十二月

於清華園善齋

託爾斯泰的回憶

高爾基作
曹日昌譯

前言

這本小冊子是託爾斯泰在克里米的加斯帕我在歐萊斯居住時所寫的一些片斷的記錄集成的。在時間上包括了託爾斯泰的重病和以後的復原。這些記錄是很粗心的在零星紙片上寫的，我以為已經丟了，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些。這裏還包含了因為託爾斯泰「離開」亞斯那亞波里亞那和他的死而寫的一封未完的信。這封信完全是那時寫的那樣子，沒有更改一個字。我沒有完成牠，因為某種理由已經不可能了。

I

比其他都頻繁而明顯的使他煩惱思想是上帝。有時這直然不是一種思想，而是對他所感到的一些事的一種強烈的反抗。關於這件事他說的比他要說的少，但是他想的很多。這不能說是一種老年的象徵，一種死的預兆，——我想那是來自他的卓越的人的自尊，還有一點是來自羞慚的感覺，因為像託爾斯泰那樣的人而使自己的意志屈服於一個層小的東西上是會羞慚的。如果他是一

個科學家，他一定能發出最驚人的假說，有許多偉大的發明。

II

他有異奇的手——不好看，貼着漲大的血管，但是充滿着單純的表現力，創造力。龍那多汝西大概也有着同樣的手。有這樣的手，一個人什麼也能做。談話的時候他常動他的手指，慢慢握成拳，忽然張開，說出一個適當的加重的字。他像一尊神，但是不是一尊塞比奧斯或奧林帕斯的神，到像一種俄國式的在菩提樹下坐着槭座的神，不怎麼莊嚴，但是比一切的神都有趣。

III

他對待蘇勒奇斯基有着婦人的溫柔。對柴霍甫卻有父愛——在這種愛中有培育者的傲然之感——。蘇勒引起他的就是溫柔，使對方永不厭倦的一種長久的興趣和快感。在這種感覺中或者有一點可笑的地方，像一個老處女愛一個鸚鵡，一隻小狗，一個牡貓。蘇勒是從不可知的奇異地方來的一隻迷人的野鳥。許多人希望他能將鄉野的面色和靈魂改變過來。他們可以把他的臉打爛，他們可以把他靈魂充滿上放蕩的，爽快的，倔強的情感。一個人會容易的快樂的愛上蘇勒。我看見一些女人輕率的愛上了他，我就驚異，我就生氣。不過在這粗率之中或者還有細心。蘇勒不可靠。他明天幹什麼？他許拋一個炸彈，他也許加入飯店裏的歌唱隊。他的精力似乎可以過三生。生命的火那樣的強，像四散着火花的紅熱的鐵。

IV

關於葛爾登萬夷賽奏巧賓(Chopin)，託爾斯泰說了下列的話：『德語說道「你願在什麼地方有許多奴隸，你就在那裏盡量得多弄音樂。」這是一個真實的意思，確實的觀察，音樂可以麻木心靈。天主教特別明瞭這一點。我們的教士當然不願在教堂裏和曼德爾奏恩(Mendelssohn)調解。一位徒拉牧師告訴我，雖然耶蘇是猶太神的兒子，他的母親也是個猶太人，但是耶蘇不是猶太人。——他已經說了，但是他又說，「那是不可能的。」我問道，「究竟是怎樣？」他聳了聳肩，說道，「這正是神秘的地方！」』

V

『舊日的葛利斯王烏拉底米耳卸在十二世就「勇敢的」說道，「現代沒有神奇的事，」聰明的人也這樣說。六百年過去了，智慧彼此鎚擊着，「沒有神秘，沒有神秘，」而所有的人們還是和十二世紀一樣的相信神力。』

VI

『少數人信仰上帝是因為他們別的一切都有了，多數人是因為什麼也沒有。』
我要把牠改一下：多數人信仰上帝是因為怯懦，只有少數人是因為有充實的靈魂。

VII

他勸我讀佛經。說起佛教和耶蘇來他總有些傷感。他說起耶蘇時總是異常無力，沒有熱誠，在他的字句中沒有感覺，沒有真實的火花。我想他覺得耶蘇是貧困的，可憐的；雖然有時他景仰

他，但是他不愛他。他像是不大高興聽：如果耶蘇要走到俄國的鄉村時，女孩子們一定要笑他的。

Ⅷ

今天尼考萊米克海婁維支公爵到了託爾斯泰家裏，那顯然的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的動作很柔和，說話很少。他有富於同情的雙目，一副美麗的面孔，安詳的姿態。託爾斯泰向他親愛的笑着，時而說法語，時而說英語，又用俄語說道：

「卡拉津爲沙皇寫作，蘇羅維夫冗長而乏味，克魯柴夫斯基只是爲他自己的娛樂。克魯柴夫斯基是一位有趣的人：最初你覺得他是在贊美，可是你若讀下去就會看到他是在謾罵。」

有人提起蔡比倫。

「他很好。一位收藏家。他什麼都收藏，不管有用無用。他描寫食物好像他永沒有吃過一塊肉的，但是他非常，非常，有趣。」

Ⅸ

他向我提起那些香客，終身飄遊，手裏拿着手杖，不遠千里從一個寺院走到另一個寺院，從一位神的聖地走到另一位神的聖地，無家無鄉，對於一切人物都是生疏的異鄉客。世界不是他們的，也不是神的。他們在習慣上祈禱上帝，內心裏他們恨他，——爲什麼他（上帝）驅使着他們飄遊世界，從地球這一端走到另一端？爲了什麼？人類就是大路上的殘枝，斷根，碎石，一個人在

他們身上顛蹶走着，有時被他們弄傷。一個人又不能沒有他們。告訴一個人自己和他不同，指示出自己和他的差異，也是很快活的事。

X

「普魯士菲烈大帝說的很對，「一個人必須以自己的方法拯救自己。」他還說道：「你可以儘量爭辯，但是要服從。」死的時候他卻說道，「我對於駕馭奴隸已經疲倦了。」所謂偉人常是異常矛盾的，這就原諒了他們其他一切的愚昧。雖然矛盾不是愚昧：愚蠢的人是頑梗的，不知道如何駁辯自己。菲烈大帝是一個非常的人物，在德國人中他有着最好的皇帝的聲譽，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甚至不喜歡歌德與威藍德。」

XI

昨天談到巴爾蒙的詩，他說道：『浪漫主義是因爲不敢直入真理而生的。』蘇勒不同意他的說法，帶着感情，激動的，又喃喃讀了許多的詩。

「李歐烏士卡，這不是詩，那是中世紀人們所說的垃圾，江湖咒語，一串無意義的字。詩不是造作的。菲提說道：

我自己不知道我唱的什麼

只是我的歌曲成熟了

他這表示的才是純正的真實的人類的情感。農夫不知道他是詩人，——嗚嗚啊咳——就從那

裏，直從靈魂裏出來了像鳥的一般的歌聲。你們的這些新詩都是人造的。在法國有一些細小的東西叫做「巴黎物品，」——好，那就正像你們的那一串詩詞所產生的東西。奈克拉叟夫的可憐的詩詞也是從頭到尾都是造作的。」

『伯杭仁呢？』蘇勒問道。

『伯杭仁——那是完全不同的。法人和我們有什麼相同之點？他們是縱慾主義者：精神生活不如肉慾重要。對於一個法國人，女人就是一切。他們是虧耗無剛氣的民族。醫生們說所有癆病患者都是縱慾主義者。』

蘇勒用着他那特有的直率辯論起來，發出瀾潮似的語句。託爾斯泰看着他，大笑說道：

『你今天很煩惱，好像一個到了結婚年齡而還沒有愛人的女子。』

Ⅳ

病不只是把他耗乾了，還燃燒了他的一些什麼。從內看他好像是更輕了，更薄了，更軟了。他的雙目仍舊很銳利，目光仍舊很深摯。他注意的聽着，好像在回憶已經忘記的一件事，好像在等一件新的不可知的事。在亞斯那亞波里亞那時，我看他好像一個什麼都知道，什麼也不再學習的人，——一個解決了一切問題的人。

Ⅴ

如果他是一條魚，他一定只在大洋裏飄遊，永不會到狹小的海裏來，更不會到內陸上淺浮的河

裏來。在他的週圍，各處歇着，往返跑着，許多小魚。他說的什麼，他們不大發生興趣，也不感到需要，他靜默了，他們也不會害怕，也不會驚動。但是他的靜默能感動人，和世上一位真的隱士的一樣。雖然在一些問題上他有責任多說一些，但是他的靜默使人感到更偉大。有一些事情一個人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他確有一些他自己也害怕的思想。

Ⅳ

有人送給他一本很好的耶蘇的教子的故事的譯本。他很高興的向蘇勒和柴霍甫高聲的念着，他念的很好聽。對於魔鬼和地主搗亂的事，他很發生興趣。那裏有許多事我不大喜歡。他不會不真誠，但是若是真誠就更糟。

他說道：

『農夫做的小說是怎樣好呀！什麼事都很簡單，字很少，情感很豐富。真的天才用少的字，例如「上帝可憐我們！」』

但是這是一個慘酷的故事。

Ⅴ

他對於我的興趣是人類學的。在他的眼睛裏我是一個生疏的品種，——如此而已。

〔未完〕

女囚

(四)

芳蘭

風一陣緊似一陣，雪花隨着風的吼聲飄下來，不大的工夫，號子外的一塊小天井，已經舖上了厚到五六寸的白雪；月亮從那個小方塊照射到牆的一角，映着地上的雪，分外覺得清冷。全號子的犯人都熟睡了，靜悄悄的什麼聲息也沒有。一盞半明半暗的燈，被從鐵窗縫裏括進來的風吹得搖拽不定，幽暗的綠色的光，一閃一閃的散佈開來，更是陰森可怕！

黑黃稻草上，橫七豎八的蜷曲着囚首垢面的枯瘦的動物，好像全沒有知覺。

B斜靠在牆角的一堆草上，困倦而疲憊得沒有神的眼，不自主的合上又打開，她盡力打開，幾次半意識的睡了，幾次都突然驚醒。

飄動的一絲綠火，照着那些沒有血色的囚徒，B迷糊地看了，不禁顫抖起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是冷；是怕；是憤懣？她分不出，她更下意識的望着那個豆大的一點綠火。

槓像一條死蚯蚓彎成一團，呼吸是那麼微弱，B懷疑得用手去探摸她的鼻部，從鼻孔裏吹出絲絲的氣息，B還是俯下身子去仔細的用耳朵緊貼在看不見起伏的胸部聽。就在這個時候，她的眼

睛睜開了，眼角裏的淚珠隨着開口處滴下來，她在飲泣！

B俯在地下的身子略為移動，輕聲地：「楨！事情已經這樣了，不要太悲傷，勇敢點，哭是弱者的表現，記着：敵人希望的是沒有反抗勇氣的屈服，要掙脫他們的魔手，只有強打精神，咬緊牙，一切埋葬在心的深處，像鐵，像石頭。好好活着，總有報復的一天。」話停住了，好像記起一件事，嘴剛要張開，那句沒有吐出來的又咽了回去。

楨在昏暗中隱約看到這種欲言又止的情形，低低的問：「有什麼話？現在說，沒有人監視。」

「怕你太累，還是養息的好。將來總有機會……」

答的話不會完，楨興奮的接着說：「我完全好了，沒有養息的必要，靜下來只有難受，談談還容易過些，一到明天，唉！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明天？我是否還活着？你說罷，闊別多年了，兒時的一切是值得回憶的，B！還記得在真信唸書的情形嗎？」

「唔……」只在嗓子眼裏打轉，聲音沒有迸出來。彼此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問：「你離開真信以後，這幾年幹些什麼？怎樣被捕的？」

「說來話長！」楨只講一句便停了，後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纔又繼續：「我離開真信是抱了最大決心去參加革命的，你知道我的家庭環境，我受不了他們的壓迫，纔發恨犧牲自己為人類尋求真理，到現在我還是這個堅定不移的意志。所以在一九二四的春天，提着一只小箱，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飄流，我沒有錢，沒有出過門，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從湖南到上海，從上海到廣東，簡

直受盡了折磨，痛苦，當中因為路費用完了，還在上海紗廠做了半年工，積得一點錢，又向廣東進發。一

提起上海紗廠，她馬上幻覺到上海的狼狽，在紗廠作工的忍辱含悲的一幕。

那是春末的天，上海已經夠熱了。

她手裏只有六塊錢，這是從湖南到廣東的旅費，爲了「省」她沒有買票，只把四塊錢運動管鍋爐的火夫。

悄悄地囚在火爐的一角，被火烤得發狂，燥怒，更加上太陽的炎晒，這種令人吃不住的磨折，她到底昏倒了，只有那個受賄賂的火夫知道這件事，偷偷的給點涼水她喝，舌頭被冷水浸潤以後，她的神志又清醒過來。

查完了票，她像小偷樣躡手躡腳從火爐間爬到甲板上，吐了一大口氣，瞭望這漫無際涯的天。從上船起，沒有吃過東西，肚子裏像翻江倒海的滾着嚮着叫着，空得絞痛着。她的頭稍爲一低，更天旋地轉的昏沉起來，一陣惡心，吐出許多酸溜溜的清水。她沒有氣力的攤在船欄上，手垂在一旁，只有深陷的兩隻骨碌骨碌的眼睛，瞟在統艙裏正在吃飯的一群人的手上和手裏的飯菜上，隨風帶來的飯菜香鑽進了鼻子，通身覺得酥鬆，眼睛忽然明亮了，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但是兩道兇狠，憤怒，貪饒，希求的火燄遮蓋了眼的明亮，臉上的肌肉在抽搐。艷羨，嫉妬，仇視代替了剛纔的笑。

火夫身上塗滿了油，亮滑滑的，他在那裏添煤，鐵鏟碰着鐵爐，發出沉重的聲音。他的汗像小溪流，從臉上身上一直落到燒紅了的鍋爐邊，汗滴上去的時候，一點極小的「吱……」的反響，不到半秒鐘，那顆顆粒粒的小汗珠子乾了。火夫熱得受不住，他往後到退兩步，撈出錶目光死釘在長短針上：「只兩分鐘罪受了！」手在額上一抹，把汗甩向江心去，臉上烏黑得更看不清眉目，然而呈露着輕鬆的快意。

夾着太陽的熱風吹過來，他暫時感到一種舒適。口裏不自覺地哼唧，正要回頭吐痰的時候，看見那個癱在欄干上的楨，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呀！這……」

走過去仔細看，發現她還沒死：「晦氣，偏碰倒這病鬼，撈四塊錢，還要負這麼大的担子，要是死了怎麼辦？」火夫氣極敗壞的搖撼楨的身子：「怎麼啦！是太熱，還是太渴？」

楨無力地偏偏頭，嘴縫裏迸出微小得聽不見的兩個字：「我……餓。」

火夫感動得流下淚來。

「孩子！你有父母嗎？」充滿了同情的慈愛的面部縐紋更加多了：「我同你討點吃的。」

一口氣咽下兩碗黑糙的米飯，喝一碗冷水，精神恢復了一半，她用感激的目光看着銅黃色放亮的油滑的半裸的火夫，視線移到被煤炭染得烏黑縐紋裏填滿了灰層的嵌着兩個遲鈍眼珠的面部，又很快的轉過頭望到浩渺的大江，她悽惶地沒有因由地冷峻地笑了，無限的未來的恐懼，飢餓，窮困，壓迫，像一隻巨大的魔手緊緊抓住了她的脖子，使她窒息得忘記了一切。

「吃飽了就笑，我問你！上那兒去？一個人。」

「我嗎？沒有地方，走到那裏就是那裏。」

火夫想：十來歲的女孩子，模樣兒又不錯，一個人在罪惡的上海漂，那結果還會好嗎？只要離船上岸，準有人拐去賣了。他馬上聯想到因戰事走失的他的女兒，遲鈍的兩道視線落在楨的身上，一種憂鬱與慈愛攪和了的維護心情飛速地滋長起來。手在褲帶袋裏拚命摸，四塊錢燒熱的，熱氣像電流樣從手心很快的通到她的全身，家裏靠這意外的收入給孩子治病的錢，拿在手裏顛播了半天，反復撫弄；反復看，臉上的肌肉起了一大陣痙攣：「拿去！你的錢。」

「這是船費，我不要。」

火夫發沙的嗓子，低而沉鬱：「什麼船費？你留着有用，上海是個要錢的地方，孩子！」

江水被輪子攪動得上下翻騰，大的浪頭蓋住了小的浪頭，洶湧的黃渾的波濤向後面急馳地，無窮盡的流，水衝擊着船，發出潑潑的響聲，一下一下，整齊有力的走出來。

楨的腦子裏也像江水被輪子攪動得上下翻騰。手裏拿着燒熱的四塊錢，眼睛停在滿臉煤黑憂鬱而蒼老的火夫身上。

夜幕拉下來了，籠罩了一切！

*

*

*

*

*

是春末的天氣，四點多鐘，曉星還沒有完全隱到薄雲裏去，街市仍然冷清清的。

十幾個枯瘦得像鬼的動物，七橫八豎的亂躺在一間六七尺寬，十來尺長的小雀籠裏。被人臭，汗臭，屎尿臭熏了一晚的那些動物中間的一個偶然醒了，睡眼惺忪的從窗孔向外探望天色，駭得驚惶地輕聲叫：「快起來！不早了！」

微細的酣聲，很均勻的從那些動物的口鼻呼出來。

「求您饒了我！」

「媽呀！痛……痛死……」

「那一天脫離這個地獄？」

「唉……」

夢囈語，太息壓下了輕的叫聲。

「還不起來？這一群死貨！」

「懶狗！你們拆舖呀！」

粗大的叫罵帶着無上威力從一個男子口裏吐出來。

「唉喲！」躺在房門口的那隻懶狗的背上被男子踢了幾腳發出的抽噎而又苦痛的呻吟。

屋子裏濕臭的空氣馬上攪動了，躺着的立刻像狗一樣爬起來找鞋子，找衣褲，甚至匆匆忙忙把別人的衣褲當着自己的穿上，揭蓋馬桶的嚮聲，同亂踏在人身上的叫聲，拆舖聲，打哈欠聲，嘆氣聲，咳嗽聲混做一團。不多工夫，那些蓬頭赤足的東西，一邊走一邊扣鈕子，像群馬蜂擁到

自來水籠頭前潑水澆臉，要燒火煮飯的，連澆臉的工夫也不敢耽擱，正像一匹打得發狂的馬，不要命的顛躑着向廚房跑。

渾湯裏漂着幾粒米粒的稀飯桶放在板棹上，十幾個人團團圍着，擠在裏層的每人可以吃碗把，在外層或因倒馬桶擦地板來遲了些，那就要挨餓。雖然只是喂豬的豆腐渣滓；鍋焦；碎米熬的，在她們却是無上寶貝。中午的乾飯簡直是搶，有時還搶得打起來，這當兒老閻娘便跨着門檻，橫眉怒目的破口大罵；「這一羣懶貨！只會吃，越吃越懶越不動，做起事來你推我賴，逢到吃就搶，你們簡直是畜牲，喂條豬還能殺肉，喂着你們有什麼用？」使勁吐了一口唾沫，好像把一肚皮的氣也吐出來了，聲調忽然改得清淡些，「唉！真倒霉，碰到你們這羣喂不飽的餓鬼，每天要多吃好幾塊錢。」

這群搶飯的，真也像羣豬一樣，哼都不敢哼，拿着空碗躡手躡脚的溜走了，生怕惹動老閻娘的盛怒，吃不上飯，到吃一頓拳足。然而她們要空着肚皮支撐着做十二小時的沉重的苦工的！

五點鐘，尖銳的回聲拉響了，鐵門一開，大羣衣衫襤褸沒有秩序，沒有銜鐐的奴隸踴進去了，她們很熟習的散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新來的女工，便做着不需任何技術的開花衣，扛原棉，掃地等等雜役，從太陽沒出來，到太陽進去以後，這一羣纜筋疲力倦的從大鐵口裏爬出來。

漫長的十二小時的工作間，有齒輪的輾軋；錠子的旋轉；皮帶的拍擊；馬達的轟隆，各式各樣

的聲音，然而他們的聽覺麻木了，只有初來的被各種響聲震得頭痛耳聾的新人還搖搖頭，繃繃眉。

車間裏怕棉紗容易扯斷，所以噴霧器便不止歇的噴射蒸汽，潮濕；熱使每個人像坐在蒸籠裏那麼難受，她們燥悶得喘不過氣來，昏沉沉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霧裏摸索，一不小心，就被機器軋斷了手指，撕破了衣服。

在精紡間，粗紡間，彈花間，折包間，鋼絲車間都飛揚着無數的細雪一般的棉絮，向每個人的眼，耳，口，鼻，頭髮和一切有窟窿，有縫隙的地方鑽，粘到身上，使人不安的刺癢，熱汗攪着棉絮，更是一種說不出，熬不住的難受。

整日吃不飽，承受各式各樣的刑罰，還要十分勤奮的工作，偶然把皮棍擺錯了方向，軋壞了錠壳，斷了線沒接，打瞌睡，就會遭工頭惡毒的毆打或辱罵。

受盡折磨的無告的包身工，比外頭工人更苦，外頭工人有自由，可以隨時調廠子，只直接受廠主的剝削，作十數小時苦工掙來的錢，自己還有使用權。包身工作苦工的代價，完全被帶工吞沒了，她們受着雙重壓迫，第一是廠主，第二是廠主豢養的惡奴。帶工時刻監視着包身工，她們永遠沒有自由，永遠只能作牛馬。她們的血，脂膏，被役使她們的主子吮吸到枯乾得沒有一滴了，纔被拼棄或病死。

用磚砌成的牆，圍着無數的小雀籠，整齊有秩的列着，每排六戶，每邊十排，一樓一底的工

房，平均總擁擠着三四十包身工，這一帶是禁地，包身工只要進來了，便不想活的出去。外面人也不能隨便來。楨就是關在小雀籠裏的一個包身工。她唸過書，思想進步，對於所受的折磨不特不忍受，要反抗，更要鼓動那些可憐虫一同反抗。所以她在下班後，偷偷的教女工們認字，在煤灰堆上，用柴棍畫着各種不同的字，東西。常常一大群圍着她，聽她指手畫腳的講：「我們要反抗，要團結一致！」她看了每個人一眼：「你們想想兩粥一飯，能吃去多少錢？就拿玉英說吧，今年的工價是三角八；去年三角七；前年三角三，整三年裏，從她身上已經收入三百九十塊錢了，但她病得像死人一樣，發熱，發狂的時候，那些狠心的獸，還扭着頭髮拳打腳踢的毒打，逼迫她做工，可憐！活活把她打得噴出鮮紅的血，張大着兩隻不願閉的眼睛死了！」靜了一會兒，輕噓一口長氣：「這是不久以前的事，大家親眼看見的，如果不團結一致要求改善待遇，減少工作時間，我們一個個不被打死，也要病死！」

提到玉英，就有幾個和她要好的女工，哭起來了，那幅慘死的圖畫，立刻在每個人的眼前顯現！

臨死時微弱而斷續的幾句：「姊妹們！你們要合起來衝出去，在這裏沒好下場，我就是個好榜樣！唉！媽……媽……」彷彿又在空中漂盪！

傍晚的時候太陽沒有了，還沒亮燈，屋子裏漆黑，她們好像看見硬挺挺的死在牆角的玉英，張口說着淒厲有力的臨終的話。

一陣陰慘慘的風吹進來，每個人不自覺地寒顫，冷森森的窒人的氣息，瀰漫了整個屋子。但相反的激起她們的憤怒之火，火燄能夠燎燃一切！全身的血滾沸了，在每條血管裏動盪，奔流，發出巨大的力和熱，她們一口同聲！「對！我們要團結！要反抗！替玉英報仇！」

一天，楨在灰堆上畫了個「圓」東西，下面寫一句：「×××是榨取我們血汗的仇敵。」

幾個女工正圍在那裏看，楨的手剛指到「圓圈」上，還沒有解釋下面的那句話，惡閻王的老鬪闖進來了，一眼看見楨画的煤灰上的「圓圈」，和「×××」三個字，他雖然不懂整句意思，從別的女工臉上流露的驚惶，和「×××」「圓圈」的證明，就知道楨搗的什麼鬼了。臉一沉，橫肉擠到一堆，面孔橫得更難看，兩顆眼珠差不多要迸出眼眶來，頭上幾條血管，漲粗得像大廟裏的圓柱子，橫七豎八的架在額角上，滿臉的肌肉一抽搐，嘴隨着裂開來，發出冷冷的猙獰笑；「好殘貨！你活得不耐煩了！」拍！楨的半邊臉，就燒辣辣的痛起來，立刻紅了。她沒有聲響，也沒有抗拒，只乘勢用手把灰堆上畫的東西抹了一通。

「不安分的豬，吃了喝了要造反！」一個箭步縱到楨的跟前，提着剪過的短髮，像球一樣的頭，拋向牆上去，又把她拖到煤灰旁：「你說：畫的什麼東西？」更加重的罵：「該死的張老賊，臭火夫，介紹這個妖精來，差點把我的飯碗打破了。」一拍手，恨恨的：「虧他說得出口，要我多多照顧，不打死她，我改姓！」視線移到灰堆上，「×××」，「圓圈」，早沒有了，他氣得益發暴跳起來，雨點般的拳頭落在楨的身上：「說！要不，揍死你！」

楨只閉着兩眼，咬緊牙，任他踢來拋去，連一聲「唉喲！」也不從口裏迸出，只胸膛顯着極大的起伏，鼻孔的氣息粗壯些，急促些。她知道和橫暴蠻強的東西是無理可講的，正面的單獨反抗的倔強，不過多受鞭撻，甚至連累到別的女工身上，破壞她的整個計劃，爲了極救和自己同樣命運的女工，她忍受一切！

打得太厲害，楨畢竟昏死了。軟棉棉的癱在地上。破爛的衣服撕扯得更破爛，從破窟窿裏透出打壞的紅肉，血正向外面湧流，濺在地上，好像春初的被狂風吹落的片片桃花。

兩旁的女工駭得只哆嗦，牙齒和牙齒互碰，臉，一陣烏紫，一陣鮮紅，一陣蒼白，她們大氣都不敢出，更不敢動顫。同情，憤恨，淒涼溶和了的目光，集在楨的身上。

她們簡直麻木了。

滿頭是汗的老鬪，因爲過度勞力，也是氣咻咻的，紅的着閃閃光的眼珠好像電，怒視着兩旁的女工，凡被兇光照射的都惶恐地低下頭，起着更大的哆嗦。

「拿冷水來！你們這一群豬！」

冷水取來了，他又喝罵近身的一個；「笨鬼！洒在那個死妖精的身上，臉上！」自己有些疲倦了，手在空中旋了一週，像電一樣的巨響；「你們這群豬！停會和你們算帳！」視線又移到楨的身上，她還是軟癱在那裏。

楨差不多病了一個月，不過灰堆上的秘密，老鬪始終沒有打聽出來。

因爲某種機緣，楨和外頭工人取得了聯絡，她更加緊，更努力的訓練，組織這一羣受人役使的牛馬不如的奴隸。

是一個紀念顧正紅慘死的日子，××紗廠，又無緣無故打死了兩個工人，這一個消息很快的從外頭傳到楨那裏了，傍晚的時候，楨召集那些女工開會。

「××是我國最大的仇敵，幾十年來，用武力強佔去不少地方，更用種種方法掠取我國的金錢，比如把炮火做掩護以廉價收買原料，和廉價的勞力，製成的工業品又不納稅強迫我們購買，影響我國的手工，業使大家離鄉別土，來到這裏受罪，就是××的經濟侵略所致，」楨略爲停頓，彷彿靜聽什麼，然後問她對面的阿英：「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

「帶工！」

「不錯，帶工可恨，但他們不過是被人收買的奴隸，是同樣被人役使的。」楨的聲音更輕小些。

「我們做工的紗廠是誰開的？」

「×××」一個肺病很重時常要咳做一團的姑娘說：

「知道了，我們的敵人是×××」

「對！」

「替打死的人復仇！」

「不達到改善待遇，減少工作時間的目的不上工！」

「和外頭工人聯合起來！」

「什麼時候實行？」

「明天！」

問的答的順着秩序從每個人的口裏發出來。語音却是始終輕細。她們還不時停止談話，伸着脖子傾聽外面的響動。

急促的脚步聲從遠而進的走來，正在開會的一羣，駭得立刻分散開，大家裝着沒事的樣子。

近門的女工留神向外張望，臉上現出一種輕鬆的微笑，手反在背後搖了幾下，回頭對大家說：「派出去偵探消息的阿桂回來了！」

楨等阿桂走近，底沉的問：「事情怎麼樣？」

阿桂面色死灰，呼吸急促，楨問的話簡直答不出來。

這個神情：把鬆馳的空氣又變得緊張了，楨疑慮地望着她，兩道眉毛，已經繃到一起了。

陰霾重重，正像暴風雨前的沉鬱，許多隻發亮的眼，殷切地注視阿桂，希望從她口裏吐出些好消息，然而每個人的內心都壓了一塊笨重的鉛，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禍事到來！

阿桂喘息定了，從口裏發出帶顫的聲音：「不好！事情都鬧穿了！第六排工房全被包圍！阿菊，九妹，四寶，還有外頭的幾個男工，全吊起拷打，聽說馬上來這裏。」眼睛死釘着楨，淚珠在眼眶裏滾，她忍不住，終於落下來，哽咽地：「那些惡鬼就要來捉你，他們知道你是包身工中間的主

謀，和外頭工人通聲氣，楨姊！這次捉去決不像前回只打個半死，我想：你是沒有活命回來了一！怎……麼辦？……」她到底沒有說完就哭了！別的女工都駭得失掉了知覺，不說話，只用眼睛親切的留戀的看着楨。

楨依然是那麼安詳，臉上沒有什麼改變，很鎮靜的站起來，把到會人的名單看了一遍，劃根火柴燒了，又在床板縫裏拿出一捲紙，也燒了，做一個手勢，叫她們把灰燼弄走。

女工們的神志恢復過來了，一個個興奮而沉毅。

事情處置妥當了，楨冷靜的說出下面的話：「你們記着：如果有什麼事，要鎮靜，第一不要亂說；不要牽扯別人，寧可自己死，不說出半點關係全體的話。第二，我們還沒有聯絡好就被發覺，現在是不能實用大的舉動了，所以我們不應該單獨動，免得白犧牲。他們只知道我，捉我去，你們便可以幸免，求你們不要因為捉我而動，而反抗，千萬千萬！聽我的話！好姊妹！假如我不死，還要和你們一同奮鬥！」

楨的口剛剛閉住，女工們都搖頭反對，大家小說了一陣，推舉阿桂出來說話：「你囑咐的第一點我們完全接受，第二點反對，要死大家死，決不讓你去單獨承受，你完全爲着我們，我們應該一致對付！」

喧鬧的聲音，在這屋子裏已經能夠聽得到了，楨焦急起來：「你們快散開！走！人少可以減少他們的注意，聽我的話！快！快！」

喧鬧聲愈近了，女工還不肯散。

「走！快走！不要管我，管自己！」

女工沒有一個動！

楨生起氣來：「你們走呀！蠢東西！」她知道這一羣忠誠而勇敢的鬪士是不肯散開的，忽然想出一個計策來：「我有方法愚弄他們，只要大家散開，在一堆，他們準知道我們是開會，我和你們在一塊，更證明我是主謀，你們如果要救我，就不要加我的罪！你們走！求你們！」

楨一片道理，蒙混了她們，纔無可奈何的移動幾步，但仍然留在這個工房裏。

「聽！他們更走近了，你們到底要我死，還是要我活？走呀！你們走開了我纔有活命！快！」經不住楨的利害的述說，堅決的要求，女工們終於含着一泡眼淚四散了，走出門，還回過頭來遙望着燈光下的楨的身影。

楨坐在棹旁補破了的衣。

踴進了十多個人，警衛，雜役，老鬪，還有幾個×××，他們不問情理，就抓着楨的頭髮，推到房中間把手反綁了，然後在屋子裏到處檢查，床板，破被，衣褲，一切零星東西亂拋了一地，不過沒有找着他們要找的證據。

老鬪惡狠狠的問：「開會的記錄，名單在那裏？」

楨靜靜的站在房中間，眼睛隨着他們旋轉的方向而旋轉，面孔上掛着得意的冷峻的微笑。老鬪

問的什麼，她好像沒有聽見，然而毫無思索的像槍口裏衝出的子彈冷颼颼的：「不知道！」這嚴肅而倔強的傲態和帶着無上抗拒力的三個字，震驚了那羣野獸，他們認為是從來沒有過的侮辱，×××用生硬的調子說出幾句不很像的中國話：「不要費工夫，吊起來打！」

聽見×××主子吩咐的老闆，他正準備說的：「拿出來！」的命令還不會喝出口就止住了，立刻鞠着九十度的躬，裂着兩片厚嘴唇，從不自然的笑聲裏應着：「是！是！」眼珠在人叢裏輪了一轉，兩個粗壯有力的雜役走到老闆跟前，他一揮手，那些訓練慣的，知道怎麼虐待女工的小走狗，像餓狼一樣，扭住楨的脖子，向地下推，楨隨勢倒在地上了。這兩個人便結結實實的綁縛了一陣，然後拿着那條綁腿剩下的粗繩往外拖，楨的頭，整個身子在水門汀的地面磨擦，細紗，小石頭，碎玻片，都嵌進了皮肉。

老闆恭順的望着×××，他們並沒有正視他一眼，也沒有誇講他辦事的出力，只幾個×××在相互地會心的笑。

已經把楨拖出工房很遠了，這一羣纔慢慢踱出來，一個肥胖的×××，又在結結巴巴的下命令：「要打！問出口供來好辦別的女工。」

黑屋子，裏面只有潮濕味，霉爛氣，屎尿臭，沒有窗戶，門是反鎖着，耗子從這個牆角跳到那個牆角，聞到人肉氣息，又向這氣息處跳，楨的身上已經有幾個耗子爬過了，不過還沒有啃吃。楨被特製的有尖鋒的皮鞭抽打得肉裂皮爛，通身找不出一寸完好處，她昏死過幾次，也用冷水

酒過幾次，鼻孔裏因為灌了辣椒水，到現在還在流着血。但無論怎樣毆打，無論怎麼恐駭，她總沒有半個字吐出，也不牽扯一個人，她不求饒，不歎氣，不哭泣，閉緊眼，咬着牙，只在換了新的打法時，纔睜眼看看，她冷硬得像一塊岩石！

打她的雜役輪過兩班，老鬪急得搓手頓足，在屋子裏來回踱，簡直沒了主張，這在他是多大的憂懼呀！主子命令的辦不出結果，塔飯吃的碗還能保持嗎？他後悔上次沒揍死這個妖精，更後悔不該聽張火夫的話收留她，老鬪的內心亂得不可收拾，只加勁地叫：「打！重點！你們有什麼新打法儘管用！」醉鬼一樣在屋子裏蹣跚，時時發出牛的叫嘯：「打！越重越好！」

雜役中的一個比較有點人心，他實在看不過了，打槓的手不能自制的顫動，帶着盛怒在吼：「還打？已經死了！」

「死了也要打，總得問個口供！」

「死人能說話嗎？真是奇事！我看是不打的好，把她救過來養息些時再問，打死了更沒地方找口供。」

「好吧！交給你們辦，不過活過來以後還得倒吊起，叫她知道知道利害。也給大家做個榜樣！」老鬪帶着一顆失望的心走了，槓却倒吊在黑屋子裏。

這一晚除去快要斷氣的一絲絲微弱呼吸聲以外，絕沒有別的響息，各個工房裏的女工都睜着眼，屏着氣，在漫長的黑夜裏看着眼前的悽慘的圖畫！玉英的死；槓的不可知的結局，自己的命

運。圖畫裏被打的人物，正象徵着自己的未來！然而大家的內心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堅決意念：「反抗！」「團結！」

五點鐘回聲拉響的時候，又是這一羣無告的悲苦命運的女工去作牛馬的時候，他們深陷而沒神的眼珠，都紅腫了。

「楨到底怎麼了？該沒死吧？」一大片疑雲罩在每個人的眼前，心深處。

阿桂貼在幾個女工的耳朵悄聲報告，一會兒，「吊着的楨不見了，雜役也逃了一個」的消息傳遍了全廠的工人，大家的臉上泛出不常有的笑！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80
半年 \$.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角落

百里

這院子縱橫各三十步，住戶三十二家，每天由這對破大板門下常川出入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上至土娼，下至乞丐，形形色色，亂亂哄哄，所以以「大雜」得名。

在這條件之下完成統一的是個老陳。老陳是一名土車夫，因為他向官廳按月關餉，很有「公務員」的可能，而且事實上也真有巡警之類常來找他。不用說，在這院裏是「當然」的「權威者」。老陳一家六口，共佔北房一間，南面爲王。每天老陳出去辦公，三男一女一齊隨軍出發，家裏只剩下他的女人，一隻眼睛爲這父子五人司炊飯洗衣以及整理每天出兵回來的破紙碎布等之事。

四面都是東倒西歪的房子，圍成了這個院落，一堆堆豬零狗碎的東西，在所有的房脚下，院子裏堆積着。房子的窗飾——實在無以名之——大家都很能獨出心裁，不過一種陳暗的色調統一了牠們，間或誰家窗上多了一塊新紙，那看着就特別有點扎眼了。院裏到很有幾棵小樹，於是舊鐵絲，爛繩子便以此爲中心拉到各方面去。上面大小衣物一天飄飄蕩蕩。再加上一些高低不齊的人物在這幕上活動，你便覺得到，這裏的事物絕沒一樣是可以隨便更動的，就像一篇好文章你無法

去動牠一個字一樣。

第二「權威」要算一位獨身的老太太。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在外當兵，吃喝不愁。去年大兒子回來又走時留給她一個馬蹄鐘，這也使人景仰，所以不出太陽更是老太太偉大的時候。

孩子在這院裏可以湊足大小五十個，鐵蛋是他們出色的一位首領，祇好算他是第三「權威」。鐵蛋的父親生前是否做過官不得而知，不過現在却只落得鐵蛋到這裏來做首領。他有一個母親，一個姐姐。姐姐的名字叫艷娥，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是個美人。他們的生活就靠母女爲人洗做。因爲來往的人多，於是便來了「閑言閑語」。因艷娥的美麗以洗做爲名而來的人當然有，不過她自己倒是個有分寸的姑娘。可是鐵蛋要和人打架，這依然是對方的一種口實。

「鐵蛋！還不回去看看哪？你們家的窩頭鍋……」

「你好？你爸爸昨個拉晚，小林找你媽幹麼去了？……」鐵蛋口水亂飛的回敬過去，一羣孩子圍住給他喝彩。因爲不但鐵蛋是他們的領袖，艷娥也是他們的姐姐，艷娥愛小孩，老是慈心的照顧他們。和鐵蛋對罵的是二狗子，據說他媽才是天生來的浪貨。許多事情他爸爸全知道，可是他自已願意。這裏類似的夫妻還很多，平常祇有互相尊重，等到打起架來，才嚷得一街兩巷了。

小田是一條強大的漢子，不夠三十歲。長長的臉上筋骨稜稜，深沉有光的兩隻眼睛，略微有點下陷。脾氣剛急，但他却能爲這院子的人排難解紛。大家也信任他；鐵蛋是個天不怕的孩子，但有時懼他三分，祇有老陳却看他不入眼。他一個人住這院裏和小林一塊，是小林的好朋友，也是

艷娥的情人。

一天小田回來得晚了，北風在屋頂上呼嘯，院裏不知什麼東西跟在風裏亂跑。院裏只剩下一兩處燈火，人聲靜寂了，祇有間或的一兩聲小孩子哭，隱在風裏捲開去。屋裏燈光暗淡，艷娥心裏被這燈光閃的凝重不安。母親弟弟裹住一條被子已經睡着了。四壁模糊，艷娥覺得像自己的生命。小田雖然很愛自己，不過他總沒有要娶自己的口風。這幾天他總很晚回來，拉的錢還不夠車份。荒唐他倒不會，艷娥也不疑心他同自己變心。想起真是多麼好，小田總是自己的了。想到這裏，艷娥突然記起王傻子病了兩天不能出去做買賣，今天家裏已經沒的吃。這事必須告訴小田，看他能想點法不？艷娥不睡下，祇盤腿坐在炕邊上，留心外面的動靜。小田的脚步聲震驚了她，出去看見暗影裏移來小田的大個子。她上前握了他冰涼的手，然後小聲說給他那件事。小田沒言語，在口袋裏摸出兩毛錢塞在艷娥手裏。艷娥抬頭望望那長長的臉子，心中有不可說的一種敬愛。於是便緊握那手一下，不及回屋就躡足走過王傻子的窗上輕敲一下。裏面的夫婦還沒睡着，艷娥告訴他們，便由一個窗洞把兩毛錢送了進去。

早晨起來，天還沒亮，這院子已經四處嚮動了，直到老陳一家起身，才有聲有勢。跟着金木齊鳴，車聲碌碌離開了這院子的世界，別人也就全醒了。於是孩子哭，大人罵，立刻人聲鼎沸，又是一天的開始。孩子拉屎原有固定的地盤，不過還常常爲此互相火併。聰明點的孩子拿着一塊昨晚的涼饅頭堵住嘴，縮着脖子便在旁邊起閘，大人誰也不願自己的孩子示弱，戰禍蔓延，至少有

兩個鐘頭熱鬧好看。

這裏才告結束，大嬸子忽然發見自己堆在院裏的煤灰少了一點。問了幾家全不知道，便開始說人欺他孤兒寡婦，對着每一個屋門大哭大罵——當然不敢疑心老陳。沒人去勸，直到力竭聲嘶，才自動收兵回去。這樣一天到晚接二連三，亂作一團。

老陳的二兒子叫小猴兒，他們一家全是鐵蛋的仇人。小猴兒很機靈，鬥心眼這羣孩子誰也不是他的對手。他每天到人家去倒土，不免有機會就偷偷摸摸，所以有人也叫他賊猴子。有一天在人家廚房裏取灶下的煤灰，他便趁機藏了一塊生肉在筐底下，一起拿了出來。這天恰巧有鐘的老太太自己老死了。老陳的女人便去把那個鐘先拿到自己屋裏去，然後說這鐘老太太生前賣了給她，大家心裏雖都不免冷笑，可是誰願意多事。倒是這女人自己怕老太太晚上要去找她，便要老陳發起公祭，大家出錢，即以偷來的一塊肉——當然不便說明來歷——當祭品，祭完了大家分出錢十枚，回頭還有肉可吃，倒沒人不高興。老太太的後事是由房東找了租房的舖保來，大家跟着費了不少唇舌，算是舖保買棺材，房東雇人抬。一面寫信給他兒子，屋裏所有的東西，暫行封存。老太太入了殮，「公祭」也都照着預定計劃進行。誰想「祭品」擺在老太太的炕頭上，大家既都不負專責，孩子們看見死老太太進了棺材，也便沒有什麼好看早跑開了，一條大黑狗進去給吃了個乾乾淨淨。等到二嬸子看見狗躡出去，不禁大驚：

「狗進去了！可要走屍的，誰來看看吧。」

大家經這一聲喊，都聚了來，進去一看棺材還好好的，大家才想起棺材裏的人那裏還會走屍，都放下心去在肚裏埋怨二嬸子虛張。正在這時不知誰一眼看見肉碗空了，祇碗底上還有點肉汁。這真要比老太太走屍事大，大家一個個目瞪口呆。等到醒過來去找狗，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大家無可如何，於是決心要替「祭品」報仇雪恨。

這一天也是那大黑狗活該倒霉，又到這院裏來找東西，小猴兒眼尖，早去打大門關起。然後一聲嚷起來，幾個大人早已恨之入骨，於是各携利器，一齊出馬。傾刻之間，大黑狗已經斃於亂杖之下。

狗死了，當然萬衆一心的是吃狗肉，大人孩子簡直不知如何是好。還是老陳女人一番壁劃，二狗子的爸爸去借了一口大鐵鍋，在院裏另起了一個土灶。孩子們圍住不肯散，大人們只好和他們約法三章：一齊到街上去玩；非經呼喚不得入內；更不得在外聲揚狗肉之事。不然回頭沒有肉吃。孩子們到街上去玩了，可是誰也沒心去玩，只好坐在牆腳下大家晒太陽。孩子的感情在這緊張之際，突然見小林滿頭大汗跑了來。鐵蛋正預備迎上去告訴他要吃狗肉，小林並沒看見這堆孩子，早閃進門裏去了。

鍋裏已經散出香味，老陳的女人還打了四兩酒。別人也正對着鍋想回頭的滋味。小林出現了，大家看見他的神色不免一楞。小林沒說話，眼圈先紅了。

「小田哥被……被打了，打……打了半死！」

「誰……！」艷娥頭上響了一個悶雷。

「上醫院了，現在得弄點錢……！」

「誰打的？爲什麼？」

「唉！有人雇了他們十幾輛車要走長路去拉東西，後來小田哥看出了毛病，說那是漏稅的東西。他不肯拉，還要那十幾輛車也不幹。人家說他搗亂，小田哥的脾氣？他罵他們，那些東西就把他打了。現在你們誰有錢，先借來，以後由我還。」

大家湊了兩塊錢給他。全都失神似的在心裏鑽進去了一隻惡魔的巨手。沒人高得起與來，狗肉糊在鍋裏了。

艷娥求母親許她去醫院裏看一次，晚上回來眼睛腫桃一樣，哽咽着叙說：小田已經死在醫院裏，死的時候，渾身是血，小田哥這樣死真太可憐。話才說到這裏，她早倒在炕上放聲大哭了。

鐵蛋也痛哭了幾次，他要給小田哥報仇，他對這羣孩子也要叙說這回事情，後來連小猴兒兄弟也來加入了。

這羣孩子誰也忘不了小田哥，他們早晚是要把仇人的血來償付這仇怨的。

死逼着，眼看着

高啟方

『絲逼着，烟看着』是臨朐現在風行的兩句土話。從這兩句簡單的話裏，可以想到農產品被壟斷的慘狀，地主豪紳凶狠的榨取，同時更表現出一般農民對於現生活絕望的叫喊。

臨朐是個山僻小縣，地狹人多，平均每人只占土地〇.一畝，農民的生活多半是靠養蠶來維持，據查從前經常的產繭量，年達七千六百餘箱，價值 12,220,000 元。就普通的小農來說，每年總有八九十元的收入，又加上新興的小框——工廠手工業，普遍了各村，從前低賤的人工，也驚人的上漲，這是這個山僻小縣頂有名的黃金時代。

可是自民國廿年來，絲價一跌不振（每箱由一千六七百元跌到三四百元），使得許許多多的小框，突然像着了霜的秋葉一樣紛紛地倒閉下來，本來這些小框業者，是當地的地主豪紳經營的，資本多半是向上海的絲棧借來的，現在十之八九都不能償債，只有用『要命有命……』的手段了！至於那碩果僅存的幾家，便實行壟斷繭市，大秤小價，任意盤剝，從此一般農民的生活便遭受了空前的巨創，破產的狂風撼動了整個的農村。

絲業的衰落，也就宣告了臨朐財源的枯竭。那些失敗的廠主和投機分子，便爭先恐後地發行紙票，銀幣與銅元幾乎是斷絕了踪跡。土票蝗飛，簡直是成了紙的世界。後來本縣商會強迫限期收回，另以自出的角票來代替。可是獨攬大權的商會角票，不到三年工夫，那些紳士們也把腰包一兜，躲到繁華的城市，過他的舒服生活去了！兩次撒下十幾萬元的土票，都落在農民的腰裏，成了廢紙！

曇花一現的絲業繁榮過去以後，接着來的是天翻地覆的匪亂，單就我住的那一區來說，桿子頭（匪首）就多至三十餘根。這時青州的日本小林洋行的生意興隆起來了，槍礮，子彈，海洛英，瑪啡……無不應有盡有，為便於顧主起見，除了現錢交易，還有出賃的辦法。自然其中的油水却比現錢還要濃厚的多。後來政府調了軍隊來清剿，可是反給農民更多的痛苦，如果軍隊下鄉剿匪的時候，農民供奉稍為不周到，動不動就用治匪的方法來對待農民，有一次因為農民不好好地招待官軍，就在一個風寒雪凍的下午槍決了三十七個農民，並且官冕皇堂地攝了影，向上司去報功！

自從絲業衰落以後，帝國主義的吸血管，又直接的伸入了農村，最顯著的是獎勵種烟，少數投機的農民，的確是大大的發了洋財，因此把一般走頭無路的農民，引誘的像吃了興奮劑，『待要養活老婆孩，除非是種菸發洋財』。以前，自己田裏的桑樹，把牠當做生命根，現在却把牠當做禍根了，不到二年的工夫，全縣桑樹剷除了三分之一，『闖着就是一葫蘆頭，闖不着也不過是一瓢插子』，這是一般貧農孤注一擲的決心。于是便來了個普遍的種菸。

當六七月間，我們看不到蝶形的豆花，和點綴着紅纓的棒子，遍野農田，只是些青翠欲滴的菸葉。括風要反葉，下雨要劈叉，捕虫除草，使菸民們從早到晚埋在菸田裏，他們簡直把生命交給了菸葉。受過千辛萬苦，好容易菸葉採下來了，接着烘屋裏裝置炭火的購備，又要一筆很大的支出。這時肥料商人煤炭商人，來了發財的機會，施行着「期貨」普遍的剝削。

一到九月，沿膠濟線如青州楊家庄潭家坊子……各國的收菸廠所便開始收買了！其中以英美烟公司權勢最高，當大洋裏開磅的時候，門前所聚集的烟車往往接連數里之遙；這些從幾十里來的菸民們，都是露宿在車旁，待到三四天，甚至六七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誰都想早點賣完，可是因此就演出擠死人的慘劇來呢！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好容易闖進烟廠的鐵門，這時看菸的一喊出價就得更爽快賣，不然，用不着洋鬼子動氣，猴子臉的通事早一脚踢翻了，賣菸的人們只好忍痛賣掉，並且公司裏還放出種種的「空氣」，甚麼中日要開仗了！菸廠要快拔莊了！這樣來引起人心的恐慌，藉以再降低菸價，縮短收買的時間。通事是菸廠中最紅的人物。如果有人預先和他通融一下，管保你多賣出磅來。普通一畝菸只換得四五十元錢，甚至於不夠來的盤纏，說甚麼養家活口！

去年春天，建設廳與無錫××絲廠以扶助臨胸蠶業的名義，組織一個『蠶絲產消合作社』，實行農村貸款；不過要拿相當的土地作抵押，一般貧農，只好望着眼熱，那些富農豪紳使用低借高貸的方法從中漁利。此外還組織了什麼『養蠶指導所』，一面竭力推銷自己的新蠶種，一面設立大規模的

烘繭炕，包辦收買當地小繭。的確，高大的烟囱突破了靜悄的天空，古樸的小城染上了都市的色采。

起初農民對於合作社還希望着小繭的價格能夠比以前高點。可是慘酷的事實把這種希望打的粉碎了！就是過去最賤的兩角錢，現在也想不到了！一角八分還得到合作社的門上。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魔手緊握着的四十萬農民，已經肉盡了！血枯了！現實加給他們的只有飢餓與死亡，使他們在這生活絕望中，喊出了「死逼着，眼看着！」的怒吼！

專收郵幣

中外古今各種新舊郵票明信片信箋前清各種古信封（貼有郵票完好者）及新舊單雙明信片又唐宋以上古錢宋遼金元明五朝紙幣民國十六年總理紀念銀幣又民國所造人像銅圓及各種稀見之銀幣銅元等如有上項貨品相讓者請由郵局掛號逕寄敝社檢算後當按公道扣價立將貨款匯上或函示亦可（郵票收價表備索）

長沙南門馬路望湘街二十三號集成郵票社敬啟

冰瑩的會見

老 向

冰瑩會到了，這是來長沙後的快事之一。武漢革命時代的同志，一別十年，彼此相逢都不相識了，又得聚談舊話，實教人有說不出的喜悅與感慨！

十一月八日，久陰乍晴，又值星期，打算到嶽麓山上去看霜葉。行至湘江，覺得日光太強，衣服穿多了。怕回頭上山熱，於是又折回來撤衣服。我進了高級農校の後門，遠遠望見一位穿灰大衣的女士由前門進來。心想這是誰，但即刻斷定決不是找我。豈知恰恰想錯了，那位女士正是冰瑩。

「我看了『原來是她』才知道我們是熟人，又看了『難產記』末尾寫着自文昌閣，才知道你已經來到了長沙。我還怪孫伏老和瞿先生，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這是冰瑩的開場白。十年前的冰瑩，在這一剎那間又被我看到了幾分，還是那麼坦白，那麼熱烈。然而，她終於不是穿軍衣的時代了，她鼻腔中有點毛病，影響到語音；心臟也有點兒欠安！談話內容，不滿意的方面仍舊不少。

由她寫的一篇「補襪子」談起，說到她在日本被捕，受盡異族欺辱的經過。一個人能有坐外國監牢的經驗，一方面是可以驕傲的；另一方面却證明着華僑們在日本的毫無保障之悲哀。她被釋出的時候，牢卒向她說：「再見！」她說：「永不！」

她談的話很多，我們一同出去吃午飯，她還是不住的談。十年的工夫，可談的也實在太多。飯後在馬路上走着，她又告訴我湖南的特點，這於一個乍到湖南的客人當然很有利，於她自己的病體却不很適宜。果然，這一天晚上據說累的沒有能吃飯。

第二天相見，是在下午兩點鐘，她到湘雅醫院去掛了號候診的時間來訪。她特意前來邀我們在十一日下午五點去她家吃飯。她看見我那兩個孩子的照片擺在桌上，便說：「真好，許多朋友都有很大的孩子了！」這句話我聽她說似乎頗有一些重量。

由「原來是她」裏邊寫的黑而胖的那位大姐起的話頭兒，她把十年以來的生活詳細的告訴了我。她會受過多少難，遇過多少險，作過多少不平凡的事；我恍然大悟她何以會失去臉上的光彩，何以會變成一個多病的人了！長期苦鬥的生活，使她的精神更犀利，身體却未免吃了虧。

轉到寫作的經驗上，我們的話扯了很長，但並無多大差異的見識。大家都是「沒有充實的內容寫不成文章，有了內容沒有煙士披里純，也還寫不成文章。」她具體是提出那篇「湖南的風」來，說明那是與日本友人閒話得到的靈感，由電車上構成的一篇文章。她寫文章，常常是喜歡一氣呵成，所以在寫作中間，她的丈夫都不能打攪她。我是完全瞭解這種情形的，所以在她說話正

在潮湧浪捲的時候，我也不願阻止她。然而太使我不安了，只願聽她談話，忘了請她去診病，時間已經五點了。

十一日下午四點我由北門外動身，到南門外去訪她。她的家似乎是在一個悶葫蘆罐兒的儘底上，由大街上去，相當的得繞幾個彎子。到了她家門口，隣家的狗一叫，她的黃先生便立在樓上，憑欄俯視。前兩天冰瑩送我的照片上，我曾看見過黃先生，所以先開口打招呼，恰巧也就沒有錯。

樓下是另一家，她們住在樓上。黃先生領我上樓梯的時候，向冰瑩說「客來了」，但是否喊她「冰瑩」我却沒有聽清楚。我們到樓上剛坐下，冰瑩也上來了。好，誰也猜不透一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的女兵，這時候一變而為燒菜的廚師傅。她那一幅潔白的圍裙，實在平凡的很偉大。

她們的房子雖然不怎樣的寬綽，家具似乎也不華貴，布置得却很美。幾幅名畫，幾張照片，疏疏落落，都擺在恰好的地位。茶几上兩枝瓶花，雅淡亦如其人。聽說家庭布置，日本婦人最講究，冰瑩是否受日本婦女的影響，我還不敢斷言。她把大紅袍，白金龍，湘桔拿出來，沒有談幾句便又急忙的回到廚房去。

黃先生同我在樓上憑欄遙望，迎面就是妙高峯，是長沙最高的地方，現在闢成了公園。我問他，冰瑩與她的嫂嫂放風箏的所在，他告訴我就是在這妙高峯上。我如何知道冰瑩放風箏呢？這

是她那一冊「湖南的風」裏告訴我的。

黃先生號雨辰，福建人，是位生物學家。在未會面之前，早已聽說他有學問鑽研的習慣。爲了革命坐監牢，監牢裏面老鼠很現成，他便捉了一羣老鼠來研究，解剖，看顯微鏡；及至出獄的時候，已經寫成一本老鼠書。我本來預定要問他這件事的詳情，因爲要談的話太多便混忘了。嘗聽人說：「太太是丈夫的靈魂，男子沒有靈魂便不得了，丈夫是太太的掌櫃，女人沒有掌櫃也莫所適從。」那麼，黃公有冰瑩作太太，自然是得了一個美滿的靈魂；冰瑩有了一位生物學家的黃雨辰，也算是摸着一個好掌櫃。冰瑩有任何不如意，有這麼一個好伴侶的幸運是可以自慰，又可以驕人的。

冰瑩不但會作菜而且作得好。我們在吃飯的時候，孫伏老作了我們談話的中心，都以爲如果有伏老在座，酒喝着更有味些。冰瑩很能喝酒，我是少飲輒醉，自愧弗如。

飯後，她把私人的歷史博物館搬出來展覽，裏邊儘是些小玩藝兒如同一朵花和一個小圖章之類；而每件東西都是她生活的記錄。例如有半隻鉛筆便是她在日本監獄裏偷偷的帶進帶出，鉛用完了使用牙齒代刀削的。將來如果有人寫冰瑩傳，這個博物館裏的材料，便應該都放進去。

「等我再給你們看好東西！」冰瑩說罷便到內間去了。黃先生說：「別動小龍吧，他也許睡着了。」我疑惑那是她們的小寶寶，但是沒有說出口。好，她抱出來了，一尺二三高，十四五磅重，穿着一身的毛衣，我們哄然大笑了，真好玩兒，一個小毛猴兒。

這小猴子是她們遠從廣西帶回來的，很會淘氣。有一天，他把冰瑩寫的一篇傑作，用筆畫上了許多圈點。我說：「怪不得你的文章好，原來有齊天大聖幫你的忙！」這小猴子也不知是那一生燒了高香，能得冰瑩的慈愛，天一冷給牠織線帽，打圍巾，一天還要招呼牠三餐茶飯。

除了撫養這個小動物以外，她還作了一名義務教師，學生便是帮她作工的李媽。她把李媽一月的成績給我看，居然能寫豬肉二角蘿蔔五分的流水賬。一個女文盲能有這樣的造就，冰瑩很驚訝我告訴她中國的青年男女文盲，像這樣的可造之才，還有兩萬萬以上，難得像冰瑩這樣的義務教師罷了。我答應把平教會編的千字課，送她們一部。

冰瑩現在的身體不很健康，但是並沒有停止她的寫作。因了各方面的逼迫，使她沒法子休養，或者是天生的工作人員，沒有福氣作一名太平太太，但如果我是某一個刊物的編者，我一定不忍得催她執筆。

廿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稿於長沙文昌閣。

註：「原來是她」見本刊第七期；「難產記愚」看談風創刊號；

「湖南的風」北新書局出版；「補襪子」見宇宙風增刊第一冊「她們的生活」第一篇。

精神不死

敏 敏

一到新年，那種圍爐的情趣，使我掀起了一種難忘的回憶。

事情有了六年了，六年，好悠久的歲月呢！直怕她的墓門已長謝許多青青的草了。但這回憶一回到我的腦海，悽惻得竟像昨日的事似的。

六年前的寒假，我和志鴻姊姊被學校封門的命令趕了出來。那是不容你惶惑的，事實上你畢業了，學校已盡了應盡的責任。找工作是自己的事，學校管不了的。雖然校長和教育廳長在畢業儀式上說得那樣動聽，那樣的告訴着勉勵着學生，不要抱書本回到家庭去。

無家可歸無事可找的自己，和幾個孤另的朋友賴在學校裏，眼看着每個人都走盡了，大雪飛滿了中天。房子裏沒有火，吃飯也成了問題，後來，湊巧志鴻的哥哥來了，他說他馬上要回故鄉去，留下××巷二十號的房子沒有人照管，他還說，缸裏有米，廚房七件事都齊備，壁上掛了臘肉和魚，要水用有井，而且他還留了一房子的白炭，足夠一冬用的。

我和志鴻，珊珊搬了去，我們和六載相依的學校分別了。

我們不進廚房，吃飯通通在炭盆上煮。珊瑚吊水，志鴻煮飯，我做了炒菜的厨子。每天兩頓，晚上老坐在爐旁扯談，我們忘記了失業，忘記了無家，我們糊塗地讓日子飛過。

十二月廿九晚，是舊歷過小年，許多人家在燃着鞭子。我抱了膝仰起頭來靜聽着，想起了盼待的母親，一縷鄉思打動我的心。這時有人打着我們的門。

誰呀，請進來。我們齊喊着。

門開開了，誰知道是三年不見的濤姊——志鴻的長姊呢！她也是S女師的畢業生，畢業以後，一種新的潮流，推動了陳腐社會。她回到女權低落的故鄉，她做了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沒有好久，她又做了該縣黨部的婦女部長。

她被封建眼光所注視着。

志鴻的父親，自小就給她們姊姊訂了婚的，濤姊的未婚夫家雖廣有錢財，不幸的他是一個白痴。讀書屢次降級，她不能像故鄉的婦女一般安于命運的出嫁，她是有思想有學問的女子，她自動的毀了約，和黨部一個青年特派員結了婚。

特派員姓袁，叫袁可風吧。也是一個以改造社會為事業的，他是瀏陽人，家中很是窮苦。

一個晴天的霹靂降了下來。他們忽被通緝。濤姊和可風回瀏陽去了。後來，聽說生了一個女孩子。在瀏陽過着隱姓埋名炊吃煮洗的日子。

這些日子，殺人的頑意也鬆懈下來了，如是，就是所謂別的道路來代替。是的，你要適宜的生

存于某一種勢力之下，你是不能以自己的意志爲意志的。比方說：東三省在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之下，你要抗日，無異你要去掉你的腦袋。

這樣，濤姊在過小年的深夜，抱着孩子出現于我們的眼前。

我們是幾多欣慰幾多擔心着呢！濤姊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事，結局她要走向那條路去，她要能自由地活着，其實，濤姊並沒有什麼過錯，她的同事人其所以恨她要通緝她，就是乾脆地爲了她不該毀婚另嫁，做出了×縣女子所不敢做的事來。

濤姊訴說的時候，眼珠含着晶瑩的淚顆。熊熊的火光照耀着她突出的頰骨，顯得更加紅了。

孩子是可愛的，大而黑的眸子，嫩白的雙唇，張開口笑的時候，口却有好大，她很像濤姊，比濤姊要美麗一點。

百忙中，我爲她——孩子編了一頂帽子，那是我初次編物的成功。

濤姊被哥哥帶到縣府自首了。許多有工作成績的青年，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氣，這次她被寬恕，我們認爲是無疑義的。

過了三個月。

我和志鴻在同一個小學校教書，志鴻的老母，妹妹，濤姊都住在××巷。一天清早，我們還沒有吃早飯，志鴻的媽媽跑來了，她老帶着驚慌憂鬱的神情。用×縣的土語抓着我說：

「敏怎麼得了？濤影昨晚被捉去了。」

「什麼一回事呢？」我和志鴻同聲問着。

「我不曉得？一個同事人引導着兩個槍兵，同事人認得她，他指着抓去的。」

「不是自首了嗎？」志鴻說：

「他們說，給旅省同事人告發了，稟帖上說她的罪狀大得駭死人，他們要她坐牢，要槍決她。你看，這怎麼得了呀！這個崽不好好坐在事裏，要來送死。」

她老揮淚哭了。

「現在不要哭，搭救要緊。她被抓到什麼地方？孩子呢？」

「孩子她抱去了，可憐還吃奶呢，她的哥打聽去了。」

一會，鴻的哥哥和妹妹同來了，他們說，她關在××監獄署。後來我們探聽的結果，本來濤姊已准許自新的了，因為他毀婚的那家人家不甘心，他聯絡許多同事人，如此如彼的捏造許多罪狀，呈告了她，請求處決她。

我也曾和志鴻姊妹，母親走到××監獄署，在一個鎖了鐵鎖的木門的窗柵裏看見了濤姊，她的兩頰一樣的緋紅，浮着哀傷的微笑，她要我們幫她設法，她還搭了一封信給可風，囑咐我們寄出去。孩子被抱出來，在外祖母懷中依戀，我們走的時候，那滿臉兇惡的老看守婦仍把伊抱了進去。

可風與濤姊的信，在這不自由的空氣裏往來着，却是極端的纏綿悱惻。

濤姊被審問好多次，沒有一點結果，老母走遍了同鄉人的家。看見一個人就磕下一個頭，然後流着眼淚請她們搭救。她恨不得把她的老命換得女兒的生命。同鄉人當面許諾得好好的，背地又加了一張稟去，描寫她的罪狀，催促處決。

春風秋月，濤姊在監獄署坐了一年整了。有一次濤姊告訴我們牢裏就收了兩個從俄國剛回的女犯，書讀得不少，她們很談得來，有一個也帶了孩子，孩子是男的也吃奶，她們相約結為親家。她介紹了那個俄國留學生給我們認識，——兩個豐姿瀟灑的女郎，我們送了菜去她們同吃，悶時一同閒話，她們成了患難的朋友。但我們第二次去的時候，那兩位已因案情重大而遭了槍決。濤姊帶着兩個孩子，她告訴我們她的朋友告辭的情形，她的臉上蒙着了慘白的怕人的顏色。沒有什麼可以講理的，這人吃人的世界。

終于，我們的濤姊也步了她朋友的後塵了。多慘痛的印象，當那春天的上午，我在教室裏，忽聽有人會我，一個××隊的熟人跑來了，那樣皇急的神情，他告訴我，濤姊押赴刑場了，不敢告訴志鴻，看我怎樣。

「呵呀！天，怎麼這樣慘酷。」我急得流下淚來。

「我仍託你吧，託你招扶尸首，等下我們來收殮。」

熟人走後，志鴻知道了這消息，她哀哀地慟哭。鴻的哥也來了，大聲地叫着天。不敢告訴母親，他們向學校庶務借了錢買棺木。可是不湊巧，警察把孩子抱送到××巷，母親明白了這個不幸，

她瘋狂了似的哭倒在人力車上，被拖到學校來了，我們無法安慰她，我們只能讓她到刑場去。

我沒有看濤姊一面，我這怯弱的人，我站在刑場之下的馬路側，給淒厲的晚風撫慰着。嶺上有那黃昏的犬聲和悲慟的慈母喚子的號哭……

歸途，珊的朋友樹容和我說，濤姊收殮的衣着很好，穿了長馬甲，不現槍傷，並且比生時要好一點。她還握了伊的手，柔軟得不像一個死去的人。

「她本來不應死的，不甘死的，這混賬世界，這惡勢力生長的鬼地方！」我申申咒着。

同鄉人在濤姊死後都感覺愉快。鴻的哥憤怒得無可申雪，他在她的墓旁豎立了一個堂堂莊嚴的墓石，上面刻着四個字『精神不死』。……

長沙藥王街

天申福綢莊

冬季服料 大批湧到
名貴國產 花名時髦
尺足價廉 歡迎光照

菌子

堵述初

弟弟偶然從枕頭轉側了一下，模糊的夢境，立刻完全消失，首先被他發見的是從那屋頂的明瓦和靠着竹園的後窗所透入他帳內的微弱的晨光。他好像受了某種緊急命令似的，隨手掀開身上的薄被，骨碌一下坐了起來，急忙穿上衣服，還來不及把衣扣好，便拖着雙鞋到廚房去找他的姐姐。姐姐十一歲了，那時正在埋頭掃地。他跑近姐姐的身邊，輕聲地埋怨道：

「你怎麼不叫我呢？」

她抬頭望了望天色，忽然記起了昨晚兩人所約定的事情，却一本正經地告訴他：

「莫急，早得很，不信，你看看太陽才起來。」

她便急急結束那掃地的工作，一面說：

「等我掃完這一塊，我來帮你扣衣。」

站在灶邊正在淘米的母親，聽了他們的對話，明白那話中的背景，而且恐怕是弟弟對姐姐的一種糾纏，便對弟弟表示幾分不大高興的神情，並且命令似地說：

「你又要去拾菌子嘍？姐姐早上有事，不得陪你！」

弟弟沒有說什麼，只立刻鼓起了兩片小嘴，作爲他的抗議。

生怕弟弟受點兒委屈的姐姐，這時趕快跑到弟弟的身旁，動手給他扣衣，一面從容而溫和地向母親解釋他們倆怎樣在昨天晚上約定這件事情，特別指出那不是弟弟單獨的主張，並且肯定地說他們回來得很快，絕不會耽誤早飯的時間。

母親應允了，在她把淘好了的米傾入鍋中的時候，又發出一種的警告：

「那就不許在路上儘玩啦！」

那時正是南方的二月，門外田野中一望無際的油菜花，像錦被似的平鋪着，地面的一些不知名的青草，樹上各樣各類的綠葉，都在生氣勃勃地向着生命的前途邁進，就像走牠們當前的去拾菌子的兩個小孩一般。

一陣清晨的微風，拂來了雜揉着菜花和草和泥的一種似香非香的氣息，使這進行中的姊弟倆，同時感到嚮快；但他們還不知道用甚麼適當的語言來表明自己的欣賞，只是脚步不覺更加快捷地趨向他們的目的地。

那目的地是在離家不到半里的地方。那裏本是一塊平地，却很緊密地發生着二三百株又高又大的栗樹。因此，這地面終日不見陽光，異常的陰濕，於是菌子便應運而生了。一年之內，除了冬天，春天便有雁落菌，夏天便有茶花菌，秋天生產的，還被叫着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重陽菌。

當他們倆走到這栗林的進口的時候，姐姐指着離平地線不遠的太陽，提醒弟弟道：

「我說還早吧。你看，太陽才有樹把高。」

弟弟望着那一團烈火似的太陽映了兩眼，心裏好像對姐姐增加了一層信任；但同時却又記起出門的時候母親給與他的那小小的留難，便認真地向姐姐來申訴：

「不喜歡媽了！拾回的菌子，也不給她吃。我只給爺爺吃。」爺爺當時作了他們的老師，在教他們讀千字文。

「莫那麼說了；快些，我們去拾菌子。」做姐姐的覺得弟弟心裏的扞格，還沒有全消，却不直接給他解釋，只就眼前的事情上去轉移他的注意，因為她知道母親不叫他們去拾菌子的意思，必是怕又誤了她弟弟的功課，前幾天，弟弟爲着和牧牛的樵兒清早到野河邊釣了一次魚，那天的功課便落在姐姐之後，他却以爲姐姐有意爭先，自己氣得哭了一場，所以她不願當面提起他的那件傷心的事。

弟弟那時當然想不到這麼遼遠和周密，不過他一聽到快拾菌子的催促，便像跳出牢籠的小老虎似的，立刻騰起他的輕快的脚步，找他所熟習的幾個產菌的特別區域去了。

姐姐看見弟弟的穿着短襖袍的背影，沒入一個茂密的草叢中，她恐怕他意外地受到蟲蛇的侵害，便匆匆追上前去，並且給他一個從家中帶來預備盛菌子的小篋籃。

弟弟恰好拾得了幾個菌子，兩手滿握着，像剛生下孩子的乞婦一般，正苦於沒有安置的地方；

他見給他送來籃子，立刻十分感激地接了過去。當姐姐注意在他面前草地上未採的菌子的時候，他對姐姐特意地楞了一眼，並且很敏捷地兩腳張開，彷彿對他姐姐表示他在面前的產菌子的地方，享有優先權利，所以用他的腳來布成一道防線，來拒絕姐姐的參加。姐姐立刻會意，便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弟弟的「防地」，去開拓自己的「領土」。

當姐姐離開弟弟的時候，她的腦中，不覺浮起了前幾天地和弟弟所演的一幕喜劇。

那時他們的讀書，是必須背誦的。平常背書的時候，總是弟弟占先，姐姐居後，雖然姐姐的誦讀能力實際上比弟弟高。就是弟弟釣魚去的那天早晨，姐姐打破了他們的慣例，趁弟弟不在面前，便獨自向着做老師的祖父背書了。弟弟釣罷歸來，本來興致極好，豫備洗洗手，就跳上橙子，去吃早飯的，但一聽到姐姐已經背了書，馬上沉下臉來，伏在他的書桌上，一面努力記誦，一面暗自飲泣，造成一種非常嚴重的情勢。於是母親就叫他吃了飯再去背書，他却堅決地回答，非背了書不吃早飯。祖父是位溫和不過的老人，特意跑了攏來，委婉地勸導他，他仍不肯絲毫放棄他的主張。這時的姐姐，剛從屋後菜園中抱了一抱青菜進來，看到這種僵局，知道非她自任調解，是無法挽回的。她便放掉了青菜，逕自坐近她自己的書桌，故意用一種憂愁的神氣，像對自己又像對弟弟地說道：

「今天的書真是難讀，媽又叫折菜，怎麼背得了呢？」

當姐姐來同他讀書的時候，弟弟簡直不理她，好像看見了一個仇人；但一聽到姐姐這幾句話，

對姐姐的敵意，便消失了個乾淨，並且對姐姐說：

「你真沒有背呀！那就快背了去吃飯吧？」

「真的沒有哩，媽直要我折菜。」

當時弟弟信以為真，便覺得這次的機會，還沒失掉，他心中那種事事都要占強的優越感，立時發動，不一會兒，他的書居然背了。但當弟弟背書的時候，姐姐的書，似乎還在一種很艱深的誦讀之中。

姐姐那時一面回想，一面仍用敏銳的目光在各處搜尋草地上的菌子，後來菌子倒是拾得不少，但她的鞋和襪都被青草上的露水濕透了，腳上感到沾膩的難過，便想到沒入草中的弟弟，一定也和自己一樣的沾濕了，就決心去看看弟弟，並且邀他回家去。但是她看了一下自己籃子的菌子，却又心機一轉：

「要是他沒拾得我這麼多，他又該生氣了。」

她便隨手把頭上的一個青布挑花的包頭，折了下來，蓋在竹籃的一角，將那幾個顏色鮮豔的桃花菌掩蓋着，然後去追尋弟弟的蹤迹。

還是弟弟先發見了姐姐，他正在斜坡上，驚喜地叫道：

「姐姐，快來啊！這裏好多的黃絲菌。」

黃絲菌是弟弟最愛吃的一種小而長的黃色的菌子。姐姐也很高興跑攏去。她看見弟弟的成績也

和自己的差不多，只是他的鞋和襪却比她的更濕些，他的手背上，很顯然現着那種有刺的「貓兒刺」的樹葉所劃的血痕很多條。可是弟弟自己，並不把脚的沾濕和手的傷痕，放在意中，一見了姐姐，只是輪動着兩隻富有毅力的漆黑的眼珠，一面報告姐姐怎樣去獲得那籃中的菌子的經過。他好像一個百戰餘生的勇士，雖然身受重傷，但已經摧毀了敵人的武力，造成了勝利的榮光，那點自身的痛苦，也好像同時被克服了的。

姐姐以一種非常感動的心情，聽完了弟弟的勝利報告，勉慰弟弟幾句之後，便催促他回家了。他們走到家門口的時候，母親正在倚門而望。弟弟首先呈上他的籃子，母親很慈詳地接過了，並笑着說：

「呵，這麼多啦。爺爺聽說你們菌拾去子，喜歡得很，我現在等着作菌子湯哩。」

弟弟看見母親這樣高興地來歡迎，却又湧起一種說不出的感激的心情，便附上姐姐的耳邊悄悄說道：

「我也給媽吃菌子！」

孩提時代

荃華

(一)當工程師

額前梳着劉海髮，兩肩垂着兩個小辮兒，辮上繫住兩個大紅結子，在暖和而又艷麗的春光中飛颺着的時候，我將近四五歲的光景，來到外婆家，他們寬敞的院落，一層層如廟宇的房屋，在十幾個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們的注視中，使得我雖然紅着兩腮，心裏却也十分快樂！不過加入她們這群英隊裏時，先是紅著兩頰害臊，慢慢的由她們招手，我點頭，可是，終於不敢離開母親的膝蓋兒。橫是一星期以後吧，我已經是很自然的在這群英黨中，活躍着了，嬉笑自如了。

天真爛漫的這一群小生命，被關在這封建的大家庭中，循規蹈距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管任何時候都被老嫗丫頭跟隨着玩，十分之七是不能隨心所欲的，但是世間上的事，往往是「物極必反」的，有一天，大家偷偷的越出玩的範圍以外，而發現我們的新大陸了，與第五個院子交界的那塊地方，除了四週的平房外，中間是一個寬大的空場。那房屋裏發出磨麵聲，以及許多嘈雜的人聲，地面上有馬、有騾、有驢、有牛、一頭一頭的排列着在太陽底下，牠們的鼻子與地

面上插着的鐵釘中間，拴着一條粗繩，我們一個一個的躲在草堆後面，不聲不響的在看着這一大羣牲口，牠們的一舉一動，都好像是帶着一股子傻老婆兒的傻勁頭兒，我的心裏一動就要去解放這些黑奴，其實是想去騎小驢兒，正眉開眼笑的探身出去，忽然來了幾隻大狗，嗒嗒着嘴，舐着舌頭，出現在這地面上，躡來躡去，我怕牠們咬，匆忙的又回到草堆後，牠們真會玩，咬住牛的細尾巴墜了兩下，牛搖了搖頭，還沒有舉起後蹄，狗早已在一旁斜歪着頭，快活的大擺起尾巴來了。幾隻小狗也在騾子的身子下，穿來穿去的追着玩，我們如看活動電影一般，看癡看傻啦，誰都在露着笑臉不動一動。

忽然遠遠的聽到飯鈴聲，才一陣子亂跑，快到飯廳時，我們才躡手躡腳，慢慢的走到飯桌前，可是怦怦如小鹿亂跳的那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迸了出來。

趕到午飯後，艷陽當空，顯得特別的美妙，大人們都一個一個的，擺下她們美人春睡圖的姿態，不知是哪個表妹，從大丫頭鳳仙處央求的結果，允許派藍珠與晚霞兩個丫頭，從那曠場處，爲我們盜來了一個小梯，我們是個機密組織的團體，一個暗暗傳遞一個，將一切都瞞過去了，姊妹幾個沿着梯子上雞房，再接到大房上，登高一看，綠山一般的城牆，玉帶似的護城河，遠處一片茫茫的青草，近處街上玩耍着的小孩，以及跨街的大人，全都收入我們眼睛裏了；我們站在這高房頂上，是超於一切的，因爲眼前的東西，全在我們的脚下，我們快活的呼喚着相應着唱起得勝歌來了！

觀覽了一會兒四週的景色，覺得最好玩的是一堆一堆的草房；我端詳了半天，於是蓋房子的主意出來啦！分配着表姊妹們搬運石頭瓦片，驢吃的草，來仿造蓋屋，我衡量着安置着，居然在房頂上找着我們的這塊自由地，建立了我們的新國土了！

我指點着蓋好後，領袖就屬我了，她們都聽我的話來安排。這時，我又計畫着新的房屋啦，正企圖着每個房頂建立一所，擴張領土，誰知道每人都要一所，成爲自己的私有。正在意見紛紛的時候，突然一個蜜蜂螫了記不得是那個表弟一下，立刻紅腫起來，他抱住頭在一邊流淚啼哭，我們大家吓得圍住他瞪着眼兒。我說：「你們乾瞪着倒是有個辦法出來呀！」後來被二舅母知道了，醫治後的審問，我們都在外屋緊捏着兩拳的冷汗。表弟說：「我剛探頭進門，恰趕上她們不小心一關，讓門給撞腫啦！」

於是我們都開心地笑起來了！

（二）上樹

當我住的屋前，那棵大海棠樹盛開着粉紅的花朵時，我們快樂得忘了一切，大着胆子，擴大了房上的路線；最險阨的路，就是經過很長的一段窄牆。可是秀妹一不小心，却摔了通達各院的繫飯鈴的鐵絲一下，於是釘鏽釘鏽的一陣響，又驚擾了母親，因她最耽心我的淘氣，她隔著窗子一望，看見我們一個跟一個的在窄牆上走，只見她驚慌的望着我，猛然又很鎮靜的笑容可親的，裝作不知仍與外祖母談笑着，當我們摘了一大把花，聚集在房上時，她却出來叫我們，講了許多愛

聽的話。

大家快活極了，以爲此後，可以公開的放心的在房上玩樂了，那知第二天再到秘密處去找梯子時，已經不見了，藍珠偷告我們，已經送給木匠，劈成木柴，這是怎樣使我們悲痛的一件事呵！母親真的愛我嗎？

燒梯後，使我們很傷心！可是在母親方面，却加倍的送我們玩物，講故事，陪我們玩。有一次我躺在母親的懷中，咕嘟着嘴，聽她講笑話；可是我偷偷的告訴了秀，她又順次的告訴民，林等，打了一個通電。不大功夫，母親們都睡了午覺，我們又試驗着去上樹了。

結果，上樹仍被發覺。是在果實將熟的時候，我們正在樹上，各據一方，坐在樹叉內，每個人掛一小桶櫻桃，吃得正得意的當兒，偏的母親們到樹下石桌旁談天；當她們注意到如雨點般的桃核落地時，又在茂盛的樹葉中，找到了我們。

(三) 革命心

一向被羈束着的，舊家庭中的女孩子，歲數一到了八九歲，就不許往院中亂跑了；整日家在屋裏玩。表姊們就是到了這個時候啦！所以她們作布娃娃，縫小衣，佈置家庭，總是替這些小人們過日子。免不了的拜壽，結婚，過年……十分的熱鬧。可是我還只五歲，不懂，不會做，常與秀妹妹芬妹妹們，站在一邊，只有參觀的份，沒有發言的權。

這時，使我對於這個團體雖感到很有興趣，但是她們不希罕我們加入。所以，始終只能服從她

們的使喚，就此，激發了我的革命心；與表妹們聯合陣線，由我做了領袖，分頭找材料，學習許多做小人的衣服的方法，做成的時候，快樂就不用提了，後來派人去說媒通婚，那知表姐妹們爲了聯絡感情，才允許與她們的聽差婚配。這一氣，從此不合作，而形成了對立的兩黨。

於是，引起我注意縫紉的事，女紅在我的腦中，以爲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了。在大家都睡午覺的時候，我呢？拿着母親的繡花鞋兒，仔細端詳，花邊的衣服，也被我翻來翻去。忽然母親在炕上動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她枕頭旁，我睡的地方說：「我的好孩子，來乖乖的睡一會兒，娘才疼你！」剛說完，又呼呼的睡着了，我的心默默的平息下來，使我覺得世上的母親，爲什麼這樣不知道女兒的心呀？

(四)朝拜太后

我們兩黨，常常由于不合作，又希圖合好，有一次大聯絡，言歸舊好，熱鬧的很。這是外曾祖母八旬壽日後的不久，由三天賀壽戲，聽來的戲詞，大家學着韓世昌唱的崑曲，呶呶唔唔，呀呀呵呵。

這一晚唱的正熱鬧，一道命令下來——

「老太太又在問小姐們呢？」

于是大煞風景的大家都弩了嘴，一齊說：「幾時才不朝見這位老太后呢！」
如果那一晚上，缺少了一位去朝見，外曾祖母就說：

「某某怎麼了？不要太大意，看又是不舒服？快叫丫頭老嫗好生服侍！」這一套話，母親們就受不了。我們又那裏願意母親們不快活呢？只是這位太后掌握權威，禮節隆重，家中孝子賢孫，五十多個人，哪個不唯命是聽呢！

（五）念書

最初是四舅教我們讀孟子，有一次討論一個問題而爭執起來，於是發生墨戰；原因也是我的辯論，戰勝了長我的許多姐姐們。於是正當我寫字的時候，忽然墨，筆，硯在空中飛舞起來，大家的筆墨硯全成了武器。結果，每人含着淚被罰作了一篇墨戰論。

後來外婆家成立了一個正誼女校，這個學校是在道南的空房裏，我們上學去，丫頭送着才放心！

請來的這個范先生，是保府女師畢業的，爲人還精明能幹。除了正課以外，她常常談些使我們好奇的閒話，她叙述她朋友的病死，我看見她那灼灼的眼睛裏，含着兩眶子眼淚，那個要哭而哭不出來的樣子，怪可憐的？以後又說到她的生活的貧困，不住的嘆氣。這都使我們莫明其妙的互相看了看，也噓了一口氣。

我暗暗的想着她的話：難道說除家庭以外，還有其他親愛的人群？難道說金錢是不易得來的東西？她爲什麼不像我們立一個摺子，派人上賬房去支取？金錢會有勢力窮困着她？

我正在想着的時候，范先生指着我問：

「喜馬拉鴉山在哪兒？」

「在中國的南北角！」我說。

她借了這個機會，溫言柔語的勸導了一番，隨着鼓勵我們讀書的重要。從此才開始了我們對於畢業上的競爭。

(六) 頤園的開放

外祖母家有一個後花園，向來不開的。因為有荷池，所以更不讓我們進去了，這年夏天，這個園子却開放啦，一進園門，有一個竹門，上面掛着一塊橫扁，綠底白字，原來叫做「頤園」。我們穿過垂柳堤，走過木橋，從荷葉叢中，尋到一塊石頭，手裏拿着心愛的小朋友，遊覽夠了，就在荷叢中的石頭上念，時有「荷風送爽」，真是說不出來的涼快。

後來逐漸的發見些石頭，各人分散在各人的小島上，歌聲笑語，不時互相應和，我們的樂趣，也會羨煞池中搖尾遊來蕩去的魚兒，也會羨煞飛來飛去獻舞似的蜻蜓！

有一天狂風暴雨突增一番新綠，慧妹妹來相約了，於是秀妹妹芬妹妹等許多人我們一齊到頤園，作漁翁垂釣的工作，慧妹才將竹竿一扔，立刻釣上一個哈媽來，可氣壞了她，而笑壞了我們。

我們其餘的，都禱告着自己的幸運，是釣來一個活潑鮮肥的大魚，命運的祈禱，使我們不相信了，因為誰也沒有釣上一尾大魚來，只有含着「來日有望」的心情，大家回去吃油炸哈媽！

(七) 吟詩

四舅母聽得我們釣得十幾隻蛤蟆，一定是玩性在心裏燃燒起來了，記得是一個禮拜三，正是細雨濛濛的天，老媽子來請范先生去賞荷，並說帶着小姐妹們都去，我們的書聲由是打斷，每人一蹦一跳的，搖着小傘來到頤園。四舅母早已命人佈置好一切了。

我們吃着炸荷花瓣，炒田雞，饅蓮子，荷葉粥……暢觀樓上，吃笑的聲浪，讓微風送去，而震蕩得池面上，浮起一層一層魚鱗似的波紋，魚兒們也在狂喜跳躍了，一個個的蹦出水面很高。

吃喝，談笑，賞景作樂，終還不盡興，由四舅母的東道自任起社長來吟詩了。

「微風帶來好消息，」社長說：

「雨戲荷葉忘歸期，」是我看見荷葉的雨點這麼說。

「小朋友們來尋覓，」黃妹搶着說：

「唧噥吟詩真有趣；」芳姐說

「帶雨荷花美如何？」

「……………」

「朝南來了一羣鷺，撲通撲通掉下河！」這是奶媽抱着天慶弟，在四舅母椅子後，忽然指着荷池大聲匆忙的說。

大家聽了都憋不住，放開嗓門的笑起來了！

不久，因為內戰，我們離開這個樂園，隨着外婆們來到天津，每在清風撲面的時候，常鈎起我對於那「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的故鄉情味！

于廿五，十二月寫

房東

張靜華

育才抱着滿腔的熱望來到北平，是希冀着攷入一個大學的，可是一場病，使得他將攷試的機會，全都給錯過去了。他只有找一塊清幽的地方住下，如今，搬來這棟新建築的屋子裏，使他十分滿意，因為房東是一個壯年的公務人員，除了房東太太及五六個小孩外，就只有三個老太婆，其中一個是外老太太，兩個老媽子。

這總算是比較十分幽靜的居處了！

育才很用功，尤其這晚，演算大代數發生了興趣，便忘記看看那個雙鈴鐘，已是指在夜間十一時五十分了，他低頭伏案，在草本上只是算着，畫着，求証着。當他的精神已疲憊得支持不住的時候，才舉起兩手伸了一個懶腰，剛合上演本，忽然想起來另一個求證的方法，等到算出確切的答數時，就像肉舖的掌櫃撥弄算盤子兒，圈圈點點只要數字掐算對，其樂也就無窮了！

演題如是的容易，一題一題如飛的過去，育才在這種快樂的心情下，對於自己的前途，自信是有希望的，是光明的；於是他沉醉在幸運裏，躺在床上，便做了一個大學夢，這個夢，香艷，嬌

嫩，綺麗，猶如一朶牡丹花！

忽然，「碰碰」的聲音傳到他的耳裏，他以為是誰來報告他名落金榜的消息吧，只是懶洋洋地醒不過來，又一陣急促響亮的聲音發出來：

「砰砰」，「砰砰」！

接着是房東們紊亂的開箱，翻櫃，以及啞暗的說話聲，聽得格外清楚的，是房東抖戰的電話聲：「某某胡同，某某號，來了土匪，勞駕啦，快來警察，快來……！」

這一驚，育才立刻從床上爬起來，撩起玻璃上垂着的窗簾，在天色模糊中，猛然看見南屋這邊，掉下一個繩子做的軟梯來，立刻鐵釘底的皮鞋聲，響徹滿院。原來是一些××人。他們把電話線忙着掐斷後，才猙獰着笑臉說：「來拿人!!!」

每個屋子都被搜遍了，連育才的書架，桌上，箱內，以及床底下，全搜一過，育才處心無愧，並不驚慌，只是莫明其妙罷了。

這時，××人捉住房東，雙手鎗上鐵環，嚷着「走！」

於是吓得老太婆們哭喪着臉，急忙跪在這些人前求情，但這三個老太婆，一個一個的，只要一開口說話，便被××人用鐵環套了手而且鎖上。房東太太狠狠的走上前去哭着說：

「這些孩子怎麼辦？求您放了他們，帶我去罷！」

一邊說，一邊就去拉房東，××人很暴躁的，反把房東的兩臂用繩兒捆了起來，同時：房東太

太太的手，也被鐵環鎖上了，她們排隊似的站在一邊，老太太們都哭了，壯年的房東，則在××人的包圍中，動也不敢動一下。

這災禍是從哪兒來的呀？育才不能再看了，大胆的向房東問：『汪先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我也不知道！』房東回答後，縐着眉心低下頭去。

又一陣鐵釘底的皮鞋聲，原來是其餘的一些，他們從屋裏走出來，手中拿着許多文件之類的東西，一昂頭說：『走！』

育才看着這些臉孔真生氣，他憤怒地說，『真可惡，你們拿什麼理由來隨便逮捕中國人！』

××人却傲慢地不理。

雖然老太婆們及房東太太，在恐嚇得發白的臉孔上，一句話也不敢說之後，手上的鐵環，到全被啟開了。但是房東汪先生，終被活生生的抓走啦！

這時，育才的鐘，正指着五點，天空中微現出魚白色，門外又是一陣扣門聲，一些邁着方步，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先生們，走進門來問，『甚麼事兒？』

『警察先生，我的丈夫被土匪帶走了，請快去追，求您……們……』

警察問明了是些什麼樣子的人，轉身便走了。

房東太太，叫破嗓門的在痛哭，孩子們都被吵醒了，有哭的，有要吃東西及吃奶的，亂作一

團，老太婆們流着淚。

育才被一種無名的煩惱所包圍，但他壓抑着心情，走進房東太太的住屋，去表示鄰居之誼，慰問這位痛哭着而萬分傷心的女主人。

房東太太看見育才進來慰問，才竭力壓下這震天的哭聲，用手心擦了擦臉上流着的眼淚。但忍不住的說：

『家中遭着這樣的不幸，黃先生，叫我一個女人家，怎麼辦呢？』

嗚嗚的又哭起來。

『唉，我一向只知道他在二百五軍做事，做的好，長官們都賞識他，唉，想不到今天……』

『他說是走上紅運啦，去年才蓋的這棟新房，花了六七千塊錢，咳，不到一年就出事兒了……』

嗚嗚——嗚嗚——。

『汪太太別哭了，事情既已經是這樣，哭也白哭啦，依我說只有想個法子來救汪先生才是。平常汪先生跟些什麼朋友來往？』育才緩和親切的說。

『他平常也跟一些啣呀的××人來往，人家那些文弱和藹，可不像今天這些如狼如虎的這樣無人性。咳，他的那些朋友在哪兒？現在我找誰去？歸根他們都是一夥的，這些人，好起來蜜裏加糖，話只管說的好聽，錢不算回事兒，狠毒起來就這樣不容情呀！黃先生，您說我怎麼辦呢？』

嗚嗚——嗚嗚——。

育才聽了這些話後一驚，「走上紅蓮，啲呀朋友，錢，莫不是——」但他又一轉念，說道：「汪太太，慢慢的再想法子。」

育才告辭回到自己的屋子，在屋中徘徊，思索，踟躕！

「報——」每早這拖長的聲音傳來，育才知道是送報的老董來了，雙鈴鐘已經指在八點半。育才把報拿回屋來，展開一看，給怔住了，他嘆了一口氣說：「咳，在這二十五年的秋末，不想豐台又發生事變了！」

不多幾日，××人常來送信，房東太太每次一千八百的，花了不少的錢，僅只知道汪先生在天津。

幾個星期以後了，終沒看見黑色制服的警察先生們再來過一次，倒是××人却常常往來在這棟新房裏。

育才由疑心而斷定了，決心遷往別處安心讀自己的書，但是，他的內心燃燒着憤怒的情火說：「房東，哼，原來是漢奸！」

姐姐

寒子

兩個月前姐姐是病在床上，現在，她已脫離了這繁華的人間！

她是一個十八歲的未婚的女孩子，在師範畢業，充小學教師半年，酷好文學，又好研究教育，極重道德的修養，是以她的學識，性格都爲人所稱許，尤其令人景仰的就是那付溫柔和藹的面龐，似小燕子的玲瓏的雙眸。

當她病在床上的時候，雖然醫生囑咐不讓接見朋友和閱書報，但、每到醫生走後，她總是央求着我背着母親給她拿「教育短波」看，在她央求得要流出淚來的時候，我不忍再拂却她的心！也就忘掉醫生的囑咐，偷偷的給她拿來看，唉！這樣的事情，到現在還只我一人知道，姐姐！這是我的罪過吧！

雖然病得骨瘦如柴，面色臘黃，眼球深陷，唇不保齒，可她始終未間斷的是閱「教育短波」。

一天晚上，醫生剛走，母親忙着去煎藥，這時只有我一人在那室內充了看護。她又開始她的要求了，「我看短波內刊有什麼『瀟湘漣漪』純文藝月刊，爲李女士所主編，想係材料充實之讀物，

五弟！你給我寫信去定縣要一份來看看，好定！好弟弟！莫要推辭，快寫信去！」她這樣的請求式的誠懇的央求我。因為要看報，我常是勸阻她，所以這次她的表示，好似決定似的，苦求着並急促着我爲她寫信去求。「姐姐！好好養着吧！數日後你的病痊愈了，再去要也不遲，醫生囑咐不要看書報，以免耗神，好好兒靜養吧，母親快要煎好藥了！」我想了半天，只想了這幾句話安慰的她心。「不！不看書報我的病是會更厲害的，醫生！混蛋！反來覆去的只叫不看書，光這樣病就會好嗎？」她焦急了，終因怕母親聽着，未敢大聲起來。「不要焦急！我會答應你的請求的！」我這樣說着，母親便端藥來了。

「蓉！轉過身來，藥煎好了，這一服總會見效的，醫生會這樣說過！」母親手端着藥碗，走進床前，對着姐姐，輕輕的溫柔的聲音說。

「哼！哼……哼！」她哼哼着反轉了身子。伸出手來接碗，母親說：「還熱！」

「寒子！等一會你給你姐姐喝了，我還要給狗子——我的小小弟弟——做衣裳！」母親說着便走到南屋裏去。

「別涼過了，看着點！」母親掛心的又在南屋門口對住北屋喊。

「知道！」我答應着，便去看茶杯裏的藥。

「姐姐，不熱了，快着喝吧！等一會恐怕涼過了！」我這麼徵求姐姐的意見。

「好吧！你端來！」姐姐答應了。

「咕嚕！咕嚕！」兩三口便喝盡了。漱完口，她又開始向我要求寫信！

「你太性急了，反正我給您要去，給不給在她！」我說。

「好弟弟！不是我性急，明天劉集寫信好寄去，若不，又得待五六天！那不就晚了嗎？」她伸述着她催促我的理由。她病了半月多了，我不想她的頭腦還這麼清楚，連劉集都記得不錯。不要緊，半月後總會好的，醫生也這樣說過。

「好吧！我這就寫去，絕不瞞你！」說着走出去，心想，若去寫信，要來她也不能看，若不去信，我已經答應了她，在親愛姐姐前那能撒謊？去信！一定去信！要來好的話，我也定上一年。

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我便拿了寫好的信去給她看，表示我不欺騙她。

一天復一天，姐姐的病，也一天重似一天，白天夜裏，她添上了不住的哼哼，也不常睜眼。在沒別人的時候，她總是問書快來了嗎？「還早呢，這才有十天！」我答。她掃興似的又閉上眼睛睡去。

下午，居然送到了兩冊「瀟湘漣漪」，我在奇怪郵局這次如何快呢？北平的信來回還是半月。爲良心的驅使，總不好藏起不令姐姐知道，因爲這是她心上殷盼的事，我不肯使她失意，但又恐怕她看了不釋手累着，我犯難了，到底怎麼辦呢？終於感情戰勝理智，不忍使溫柔的親愛的姐姐失意，只得拿去教她看。

「姐姐！回書來了，還是兩本呢。」我報告式的說給她。

「好！拿來我看！」她聽了這話，精神勝常十倍，睜大了枯陷的眼睛，想伸出手來要。但終因無力而停止了，現出恨自己無力的樣子。那種情形，使我滿眼含淚。

「五弟，你……拿着……我……我……看」經過這次的強動，說話的聲音也就好似氣力不加，不能連續。

「看不見字，唉，天啊，怎麼我就與『瀟……湘漣……漪……無緣……呢？』她歎惜着流下淚來。此後的七天，便是姐姐與世長辭的日子。

姐姐！誰意你竟死去二月多了！你在那歸宿之所，還是嘆惜着吧！

姐姐！你的死！是小弟的罪過吧？我違背醫生的囑咐。

姐姐！你的死！不是小弟的罪過嗎？因為你會說：「不看書報我的病是會更厲害的！」

姐姐！見到瀟湘漣漪而不能讀，是為你終身的遺憾吧！不必再惋惜了，你的弱小的弟弟會在你身側，念給你聽！唉！姐姐！我只有流淚。

附作者原函

芳蘭女士：

自前收到你的贈書二冊，深悉女士爲人之忠誠，欣佩之至！因敝處交通閉塞，致收到甚遲，使吾姊終抱無涯之憾，我是何等的難過啊！

姐姐讀書時，她是完全靠着張家——她終身所許的婆家的幫助，然而受盡了不可言喻的苦！我現下從農，唉！永久爲農吧！母親幼弟不能工作，田地十餘畝，又無錢來僱工耕種，你想，能不將我打在正身！我唸到高小二年級一學期，便因無錢而輟學，這是多令人難堪呢！眼看着人家的升學我却被家事纏繞，這窮的家事！

深知個人的國語程度太差！醜陋的東西，不應獻在女士的座旁，使你費神，或許不費神刪改而擲去字紙箋？但，不能罷！

因爲感情的衝動，憶起我姐姐對貴刊殷盼的衷心，悲悼我姐姐的死！爲慰我姐姐靈魂於地下，所以寫了這篇不三不四的東西來獻醜，我更知道，貴刊撰稿者皆爲名人，爲了求心安於一時作悼姐文一篇，奉上披露！望女士多爲刪改而錄之，如實無可能請費却郵票一分，給我寄回，則不勝感激！肅此即頌

撰安

寒子上 一九三六，十，十五。

她默然了！

南 燕

莉嫁後的新家庭，是那樣日以繼夜的紛擾，是那樣錦衣玉食的沉迷於享樂，她在物慾誘惑下，變成十足的資產階級的少婦型了。

講到她過去是那樣一個熱情活躍的女子，她和冰從小就在一塊兒，她們同在城市裏教育過天真的孩子，她們也同穿着艸鞋，打過赤腳，在農村裏和勞動婦女週旋過，爬山，野宴，甚至月夜深林裏，給村姑農婦們講述婦女所受的壓迫和痛苦，北風打着樹葉，是那樣狂吼，月色那樣淒清，她們不覺得寒冷，也忘了飢餓，她們祇覺有一棵熱烘烘的心，想謀得個人的解放以外，還要喚醒被壓迫中的更弱小的一羣。

有一個時期鄉村和城市都起了一個極大的騷動，於是她們又一同扔下一切故鄉給她們的留戀一同開始流浪，到過繁華的都市，到過寂寞的古城，到過十里五里沒有人煙的荒涼絕域，後來又一同坐過牢，給背槍橫刀的兵，推上刑場，又推了回來，總之，太活躍的人，應該受的折磨，全都嘗試過。怪不了莉會挫折痛悔過去真太傻，女孩子們還是規規矩矩的坐在家裏享樂的好，因此

她覓得了封侯夫婿，甘心做物質享樂主義的馴奴，樊籠中本來就有許多美麗的鳥，何況解脫了的莉，又自動的投了進來。

『帝國主義的侵略更甚了，中國的版圖快要整個的染色了，醉生夢死的人，誰不會給時代的巨輪摧毀，享樂的太太呀！應該醒了！』冰祇要是遇著莉，必定對她是這樣說：

『亡國也好，毀滅也好？我們是沒有用的人呀！又不能背槍，打杖，空急着幹嗎？』

『這就完全錯了！救國救亡，豈僅是少數沙場戰士的事，要救國救亡，又豈僅是少數沙場戰士的力量，我認爲中國要從奴隸的地位解放出來，非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不可，本來民族解放運動，是結合全民族，爲民族共同利益而鬪爭的運動，除了漢奸準汗奸以外，誰都應該加入，才能得到勝利，才能求到全民族的真正解放。』

『雖然，在每一個民族中間，總有各種地位利益的衝突，但在民族重大危機到來的時候，應該把一切內部衝突拋開，而一致向帝國主義，汗奸，作堅決的鬪爭。這即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可缺少的原則。』

『婦女們正因爲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上固定的地位，她與別人，不會有相互的衝突，如果能個個認識清楚，加入這廣大的運動，民族解放的力量，就增多了。』

『婦女們既是民族解放鬪爭中不可少的一環，那末每個婦女，就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嚴肅起來，堅強自己的意志，認識清楚。』

『第一、把現階段救亡禦侮的基本原則——抵抗外侮，剷除漢奸，簡單明瞭地向大眾提出。

『第二、隨時隨地向大眾揭破一切漢奸準漢奸的欺騙理論。

『第三、隨時隨地，用不同的方式，推進民族解放運動并擴大其力量。

『我們自己認識清楚，同時把自己認識的告訴別人，使大眾中多一個認識的人，就增加民族解放運動中一分力量，也即是減少一個漢奸，或受漢奸利用的人。

『你過的是安逸生活，接近的是有錢有閒階級的人，你更應該喚醒他們，并不一定要上戰線，與敵人短兵相接，至少可以做到不買仇貨，不做漢奸，不做無意識蠢動的生物。』冰憤慨的，向莉說了一大串，莉默然了！在憧憬着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長沙八角亭

日新昌綢莊

國產服料

應有盡有

物美價廉

惠顧從速



廓 清

百 里

做官隨筆

廖一

從北平到兗州

坐過三等車的大人們，必然知道個中的一些快樂，也就多知道一些我們的人民怎樣活的。硬硬的一條木板上，坐上三兩個好人兒，加上這蔥蒜味兒，赤眼蒼蠅，足夠把你的精神兒提起來，研究一下你左隣右舍的生活方式，一個個全都代表一套社會事實的活材料，這材料也的確可說是寶貝，來回這樣走上三數十回，敢情又是一個專家。

你瞧着，無論火車經過一個大小站，你的左隣右舍準有一些更變，光是換人不算數，實在是換了一個環境，一個小社會，假如你遇到了一個好隣人，捉住了他的身份，捉住了他的脾胃，又假如你誠懇一點，客氣一點，嘴角活動一些，我們的山東好朋友，絕對不會使你失望，好好的，一個個案研究，就在你的一點小聰明上。

我們這次同到山東的，一共就有十四個人，內中有從科長到工友，從研究員到書記，各種各式，人馬齊全，一直從東三省數到廣東，就可以代表十來個省份，各存一個心，各存一個希望，光去

研究這一批人丁，已足夠寫成一本二十四史。

一夕無話，經過聖人之地，行了二十個鐘頭火車就到了兗州，留下一半人在兗州等候縣長，其他一半直趨濟寧，再轉汶上去接收縣政府。

兗州留下的印象

來到兗州，使我們立即回到北方的農村生活，都市的少爺氣味又得放下了。窮，可真窮到無可再窮，「假如我當了皇上，燒餅油條準吃個飽」。「假如我當了縣官，南大街的糞祇許我一個人抬。」人祇是爲要活而活着，整天整夜，沒有一種動作不是爲要生活而動作，能吃個半飽，餓不死，冷不壞，一切大事全解決了。

兗州最不容易使我們忘記的還是我們的孫師長，提起這位好人，就是鄉下的一個小姑娘也能給你道說個七八分，這人也實在太好了，辦得孤貧學校，修得好道路，建得好公園，慈善公益事業是絕不放手，跟着自然就有公德碑，紀念石，橫匾直額，城樓招牌，沒有孫師長的題字，總算沒有出息：這等看來，兗州老百姓也就算不錯，歌功頌德算是做到了家，離先皇的人治精神也就不遠。

說到吃喝，這裏就有了故事，兩角錢一隻大水鴨，三十枚一斤肥鯽魚，饅首叫作「饅饅」，高高長長，像個金塔，若不帶點酸味兒，足可以對付一飽，碰到趕集的，許還有大梨紅石榴，舊東門外是最熱鬧的地方，這些東西都可找到，不過要記得北平的洋錢票不通行，洋貨價高不好找，買

瓶漿糊，足足找了一個上午。

再來就得說到孤貧學校出的雪茄煙，自然又是孫師長辦的好學校，有二百來學生，雪茄煙的製造，說是給貧寒子弟一點謀生之術，自種，自晒，自請技師，自裝配，這東西比外來的自然差點事宜，價錢却真地道，拿七個大銅子，可以買十根小的，拿一角六分就有十根大號的雪茄，附近十數縣，縣縣通行，味道兒也有個分寸，絕不叫化錢的搖頭嘍倒霉，也可說是國產的一個好角色。

說到工廠，也有個民生布廠，聞說山東每縣都有那麼一個，由第三科管理，從紡紗到織做洗染販賣，上下就有十來個人。每天能出兩匹好布，有四套木造每套值六十塊錢的織布機，價錢比外來的老實，據說買賣還能維持得下去。

這裏的教會工作却没有新生活運動來得有聲有色，中華聖公會分兩處，做了十五年工作，教友祇有二百來，女的佔大多數，經常費，就減到兩千元的樣子，除了禮拜天招集兩個會，辦一所小學，到鄉間傳傳教外，也就無別的什麼工作，天主教會歷史長久一點，工作也比較複雜一些——然而還是趕不上新生活運動來得熱鬧，街衢通巷全是些標語，行路衣帽吃喝都管到，有委員會，有辦公處，自然像煞有介事，成績却不是三兩天就看得出來。

再來就得說到留人小店，三兩間這樣西倒東歪的破房子，就不客氣的要留人，每天光是店錢就得二三角，視貧富外表而定，茶水還得另償，一間暗霉的泥屋子就得擺上三四張拿高粱莖子搭造的床，多半是廚房兼正門，一進門口就得和蠅子打招呼。我們住的却是一個跛子開的，這個人可惹不

起，別說他這兩條「寒腿」走不動，拿兩條板凳交換着代替了腿，這人可真的歷史長，精幹利害，一見就叫我們想起金銀島故事裏的「長約翰銀」，不是好「逗」的；前十五年這人跟着某督軍當小兵，青年小夥什麼都幹，一天洗澡着了涼，兩條腿就毀了，從此就交了一班好朋友，推着車滿街要飯，得着錢節吃節穿拿去放債，漸漸就改行賣煙捲，開小舖，現在是闊起來了，除了家裏的幾十畝肥田，還開着這個小旅店，討得一個漂亮媳婦兒，媳婦的娘家也有個把錢，祇養着這個好姑娘，瞧着這個跛子走不動，不會領着滿處跑，才這樣湊成的，這樣寡男孤女，就算合而為一；目下有一男一女，都還聰明可愛，跛子靠着兩隻手，炒菜做飯什麼不能幹，兩片犀利嘴唇，把這小店管得頭頭是道，流氓浪人，全不敢欺負，他有山東人愛爭面子的好處，不怕吃虧，祇要好下台。——在這日趨不景的社會裏，總算是一個成功者。

這樣就在兗州等候了四天，縣長是來到了，兗州的見聞就此打住，即追隨縣長前往濟寧，再轉車到汶上。

酷似江南的濟寧城

濟寧是兗州西南六十里的一個城，運河經此而北轉，海路未通前，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城鎮，兗州濟寧間每天來回有兩次火車，可以說是津浦的一條分線，當中祇有孫家店一站。汶上縣在濟寧北九十里，當中有汽車可通，是以祇好先去濟寧，山東縣政建設實驗區長官公署也在這個地方。上了濟寧的火車，已漸見到水災的境況，到處遇到一些難民，衣襟上掛着姓名，滿不像個人樣

兒，逃得出來的已是些有氣有力的幸運兒，餓死淹死的誰敢說個數；實驗區直屬的十四個縣，有十三個受到這天賜的恩惠，直至最近還有幾個縣城泡在水裏，拿城牆充作堤壩，等待最後的判決；水呢，是一天天往上長，等着吧，我們的好順民，祇要來一場好風雨，準有你們享福的一天，用不着在這裏受活罪了。

濟寧車站上，你可以看見一片天連水，水連天，近處還有個樣兒，水面上剩下些樹梢房頂，遠來就是一片汪洋大海，「秋水共長天一色」。舊曆八月十四的大風，又送倒了車站附近最大的一個收容所，往各縣裏送吧，省境內沒有一個縣不是窮到可憐；送往別省，問題更屬複雜。回頭看你們怎樣活吧，父母喪亡了，兄弟散失了，一切民間最寶貴的活材料也跟着跑走了。

回到我們的濟寧城吧，運河帶來了南方的風味，江南的魚蝦，船隻，擺渡，水產，果品，叫我們想憶到遠地的家鄉；石塊砌成的街道，飯館裏江南的一些口味兒，這意思就不容易在北方任何一個城鎮能找到，未老莫還鄉，如定要還鄉，勸你先來濟寧好。

未當和尚先推頭

縣長的一道命令，我們的頭髮都保不住了，來山東，沒別的說，第一件事就耽心這個。山東的一切大小文武官職，就不許有一根長頭髮掛在腦袋上頭，還得穿上黑制服，綁腿，布鞋，黑帽頭，這才算地道貨，出入方便，密探不會難爲你。

我想這頭髮長了二十許多年，天天這樣包頭包腦，裹得水洩不通，雖然不見得怎樣美觀，然而

却盡了保護之責，一旦推之大吉，未免總有點兒女情長，難捨難離的肉麻樣子；再一想，誰叫你做官，做官就得聽命令，對長官行禮，這點頭髮都捨不得，還說什麼救國救民，改良縣政？硬着頭皮，祇好找個乾淨點「推剃兩便」的所謂上海分此文明理髮所；入到門，一般好氣味兒已叫你痛快了，坐下，掌櫃的拿起「推子」，這二十年的同伴就此分離，心裏一酸，差點兒掉下淚來。從昨天晚上起，我的手就不會離開過頭髮，常常見面總覺不出可愛處，說到別離確實可惜，何況又是這伴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閉上眼睛，說句阿門，全推了。掌櫃的口角就裂了縫，說是衙門裏頭的全得這樣，不推也成，可是見了官長得鞠躬脫帽，馬脚就露出來了，推光了起始有點「別扭」，過後也就相安無事。

推子是下去了，老田，你看成個什麼樣子？看見老田忍不住笑起來，老田看見我，自然也祇有笑，相對默然。——做官，做官，就得未當和尚先推頭。

命運不齊入門見喜

病，這玩意離不了我，不論你東南西北滿處跑，這東西就像你的腰包，要踢也踢不跑。在兗州住小店，已是有點不舒服，腸肚胃口都像走錯了道兒，大丈夫，走罷，這又算得了什麼，左不過是換換水土，着點涼，管他的，提起脚步就踏上去濟寧的火車。慢着，那可不是玩的，到了濟寧，一頓葱，一碗涼菜，就把這意思鬧大了，聞說到了山東得吃葱，吃起葱來可壞了——這樣就頭重腳輕，上吐下瀉，個個毛管祇冒火。躺着罷，這一躺就起不來，起不來不要緊，意思就是去

不了汶上，去不了汶上就是做不了官。來個阿拉不在乎站起來不成麼，不成，站起來連天地都動了方向，再一想到了汶上就未必有醫院，有醫院也未必就治得好，假如這個祇是傷風感冒還可以，不湊巧是個傷寒虎列拉，那可真不是玩意兒。同行的一力主張，就湊了幾塊錢問準了濟寧最大的——一個醫院，却是個外國人開的買賣，取名叫德國醫院。一輛洋車送到門口，離門診的時間還有兩個鐘頭，不得已來個特別掛號，洋大夫一看說是得須住院，詳細檢查。住院就住，壓根兒我就不怕死。這裏頭等每日五元，沒有病人，二等每日二元，三等五角，同行的爲我報了二等，跟着大夫，隨身步入病室，一點不麻煩，不費勁。入到病室，一看情形有點兒不同，活像個北平下等旅舍，半天來個工友，現掃地，現擦地板，看見蒼蠅不像話，又拿拍子現打，椅棹床几，全是零碎塵土，一股兒怪味又叫你好笑。一個多鐘頭後，總算洗擦乾淨，我躺在床上，看看天，看看地，同行的就得到汶上，這麼一個大城，祇留下一個發燒的人，不認識一條狗，沒有一隻臉熟點的蚊子，流淚，真的差點掉下淚來。朋友，來鄉間吧，這裏有好玩的醫院。

十月五日汶上縣政府

瑯琊之遊

曼霞

客居南京將近六年的我，對於馳名遐邇的瑯琊山，都沒往遊，也可想見個人生活的庸俗。這次因爲丁茲的慫恿，於是決定利用總理誕辰休假之便去逛瑯琊，先天并由我東約心舟廬卿及我的妹妹恩安。

提起遊山玩水，最興奮的要算我的祥弟了。天還沒有十分明的時候，他就下床，推窗看天色，如果天陰，甚至於下雨，這多麼使他失望，但在今年發生秋旱的江南，變天是很不容易的事。他見天氣好，連忙收拾，樓上跑到樓下，將一家人都喚起，非常耽心深恐去晚了趕不到火車，勞了茲在江邊久候。七點一刻，大家已準備停當，坐汽車到中山碼頭時，丁茲果然已立在站前望候，旋心舟亦匆忙的趕到，但廬卿沒來，不能不令人悵惘。於是買了五張一元一張遊覽滁州的來回火車票，在侵晨微寒江風襲人裏，我們乘輪渡江。

津浦路局預定的遊覽車，是八點一刻由浦口站開出，坐由下關七點半的過江輪到浦口，時間是很充裕而恰當的。自從路局發起每禮拜日開遊覽專車以來，每次總吸收上千數的遊客，今天遊人

仍屬不少，並有城內兩個小學全體學生旅行，所以在車上是異常的熱鬧。剛是十點車已到滁州，我們一個一個又被車箱吐了出來；這當然與其他各站不會兩樣，當我們出了車站，就有不少的靠遊客維持生活的人力車夫及趕牲口的人包圍攔來，「坐車呀！上瑯琊山去！」「先生，騎小毛驢麼？」「遠着呢，到瑯琊山有十幾里地啊！」我們爲實行在火車上遊山的計劃，決定步行，所以沒睬他們，因爲求過於供的原因，不因爲我們沒有照顧他們的生意，原來擺放着的幾十輛人力車轉瞬之間就拉空了。毛驢一霎間也一隻不見了。聽說滁州的交通工具除人力車與毛驢外，還有一種保存古風的獨輪車，一人推着，上面可以坐兩個人，大概是因爲太顛簸的緣故，很少遊人乘坐。

在我們未到滁州以前，就問過了不少遊過的朋友，所以我們對於滁州的一切是知道很詳，知道醉翁亭沒飯買，瑯琊寺內的齋食太貴而少味，我們就決定先在城內用過午飯再慢慢地遊山。根據遊過的朋友的指示，我們進了新治門（東門）折入南門大街，找着了一家當地頗有聲望取名葉永興的飯館。牠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內面剛夠放二張桌子，連招牌都不易看得出，要不是進門的木柱上貼有一張紅紙寫的招牌字，誰知道牠是滁州城內有名的飯館呢！看到店內的一切設備與用具，是要使過二十世紀都市生活的人們咋舌，或者還要作嘔，真是太沒有一點衛生常識了，說到菜肴價目之賤真也使益到可以的程度，我們一共六人，吃了七張肉餡餅，一盤肉絲炒炸菜，一盤滁州有名的風鴨，另外要了六碗餃子，兩碗麪連上饅頭與酒，一共才四千多錢（折合大洋一元四角）可說是價廉物美了！

沿着南門大街走出了攬勝門（即南門），即邁上瑯琊大道，兩旁人工栽的樹木很多，惜太小，再過十年，定有可觀，因為時屆深秋，樹老葉黃，毫無鬱蒼的景象，迎面的羣山，也因為時令與樹木少的關係，山容非常顯得暗淡。秋老楓紅，但由南門直到醉翁亭，沿途很少見一頁紅葉，并覺得與過去讀醉翁亭記上說的「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完全不符，環滁何嘗皆山？西南諸峰美又在何處？覺得自名醉翁的滁州太守存心騙人！尤以我個人感覺失望，像這樣的山景，實不值一遊，何況自南京跑來！真有幾分冤屈！

山行約莫六七里，路旁有一亭，名曰聽泉亭，已有不少的遊人塞滿在亭內，連坐的地點都沒有了，亭內空無所有，既名聽泉，想春夏之交，山澗水發，此地一定有趣，若兩旁的山植有大量的松柏，風動松響，即使無泉可聽，想亦不錯。看到亭內重修此亭的緣起，知雖醉翁亭不過百步，我們決定前進。

幼時讀醉翁亭記，覺得山景是太好，恨不得親往一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是如何的有趣，現在是身歷其境了。所謂醉翁亭，範圍包括是很廣的，醉翁亭不過其內之一亭而已。有寶宋齋，是幾間很黑暗的屋子，蘇軾寫的醉翁亭記碑刻在內，碑雖尚存，因為年代久遠聽說倒塌了不知若干次，現在塌下來出賣的，字跡異常模糊。有影香亭也是一間空無所有的亭子，亭後原有歐陽修手植的一株梅樹，但早已消逝，現在雖然在原地方，仍有一株梅株，是後人補植的。有意在亭，有二賢堂，但均無花可觀，惟西邊院內和尚另建築幾間西式平房，暑天來此住着

消夏，倒也不錯。就整個的醉翁亭風景說，彷彿像蘇州的拙政園，『清幽』二字，是當之無愧，實際還不及拙政園那麼曲折有致，大概是歐陽修降知滁州，大才小用，頗不滿意，荒疏的滁州那來合他老消遣的地方，發現了此地當較優美，於是乎大過其醉翁太守的生活了。在醉翁亭大門前有許多賣饅頭及零食的，殊有污名勝，但也是貧苦民衆生活所資。影香亭的梅樹下有山婦賣菊花枕菊花及碑帖等物，據云菊花是滁州有名地產物，前清還進貢朝廷，所以又名貢菊，以菊花作枕，尤可清心醒目。

由醉翁亭到瑯琊 不過四里多的路程，上瑯琊山遊玩，目的就在瑯琊寺，寺的本名叫「開化律寺」，殿宇也很多，但不甚雄偉。一進山門，就有一副聯寫在門上，「東晉留千百年勝蹟，南隴爲第一座名山，」當然除了像一般寺廟均有的大雄寶殿之外，名勝有明月觀，翠微亭，悟經堂，雪鴻閣，無樑殿等，另外有一座藏經樓，內貯有戴季陶贈的日本全藏經。我嘗想如果一座名山，沒有古刹與塔來陪襯牠，決定不能成其爲名山，但是建築寺廟也要選擇名山，因此，兩者就相得益彰了。瑯琊寺，相傳是東晉遺留的建築物，幾經浩劫，看到現在的寺容與一切，可斷言不是當代的建築了。寺內僧人並不多，使人欽敬的是廟裏的方丈達修和尚，他現在有六十多歲了，寺內的一切建築與醉翁亭的修復，差不多都是他一手經營的，現在寺內猶大興土木，聽說他平常就雇有好多木工在寺內，建設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是合肥人，住錫此山，聞已有三十年之久。瑯琊之遊的佳處，我覺得不在瑯琊寺，不在醉翁亭，假如秋天裏往遊，其最好的最妙的還是在

由醉翁亭到琅琊寺那一段山行，風光是太佳妙了！山路紆迴，岡巒起伏，極盡峯迴路轉之致！醉翁亭的所謂「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到此方可證明是實話。四山楓樹甚少，但柏樹極多，「烏柏紅經十度霜，」令人想到梅村的詩句。柏葉真是紅的嬌艷，再加以已衰的秋柳與生在山低處白似雪的荻花，山中秋景真使人生無限的美感！心舟在滁城內買了好些花爆，在這四山圍繞的深谷中，一個一個的燃放著，「砰……」的一聲擊破這空山的岑寂，更覺得有趣！也勾起了個人兒時喜放花炮的回憶，但一霎間終於似雲烟的飄了過去。

下午四時，我們踏上了歸途，因為時間迫促與身體倦乏的關係，豐樂亭我們沒有去遊，同時也有不少遊人告訴過我們，說豐樂亭是太沒有意思，儘可不去。五時半回車站，歸來的遊人已是不少。遊覽車本定六點三十分南開，不幸火車誤點了，直到七點四十五分才移動，站上又無電燈，在漆黑的車箱中，靜待兩個鐘頭，真使人候的發慌，回憶看到滁城的一切，不禁感喟，城內沒大的建築物，近代物質文明設備，可以說完全沒有，處處見到的仍是土牆矮屋，牠完全可謂仍然是停頓在十一世紀裏的一座古城，與歐陽修在此做太守的時代，似乎沒有兩樣，我們不解沿着鐵路的縣城，距南京車行不到兩個鐘頭遠的縣城，牠的文化與物質接受的程度，相差這樣遠，——何止五百年？近年政府言建設，可見還是注重在都市呢，這樣畸形發展的建設，是應當矯正的！夜間九點三刻，在繁星滿天，燈火闌珊之下，我們悄然渡江回到南京。

香山紀遊

徵庸

到北平算來有五次了，北平的名勝地方大都涉歷過，而遊覽名聞天下的西郊的香山，在我這還是第一次。

時間是廢曆的重陽，恰好逢着個晴明天氣，真是再好沒有的遊山日子了。我們這一組遊人共是三位，妙在三人的籍貫幾乎是中國本部的三極端：一個是慷慨悲歌的燕趙之士，一個是沉毅精幹的南國健兒，另一個則是輕浮暴躁的魔窟小民。集三極端的人於一起，在一個晴和的佳節，同遊名勝，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趣的巧遇。

三人中我和南國的衡勝兄是住在城內的，當天早晨七點鐘，我們一同坐汽車到清華大學，再約了住在清華的日昌兄同去香山。出清華約一里許，就到去香山的大道，那兒有一座石橋，我們就佇立橋頭，等候開往香山的營業汽車。據『老於此道』的日昌兄說，如果機會碰得巧，等不上幾分鐘就有汽車可坐。他的話算是說對了一半，那就是果然不上幾分鐘就有汽車陸續馳來，不過大部分都是人家的自用車，幾輛營業汽車，却因城裏的人都趁這佳節出城遊玩，所以每車都擁擠得滿

坑滿谷的人，沒有我們插腳之處了。好容易等到十點半鐘過後，才有一輛較空的汽車把我們載走。到香山已經十一點半了，我們不能不先吃飯，然後再說遊山的話。作主人狀的日昌兄，他大概隨時隨地都不忘發展他的慷慨的本性吧？力主到上等飯館去大吃一餐，但我和衡勝都堅決反對，理由是我們來的目的是遊山，並不在乎吃，要吃好的城裏有的是，何必在這裏來挨竹槓呢。承他俯順輿情，領我們在一家號稱萬松的小飯舖去，吃了一餐家常餅佐以木樨肉白菜湯的便飯，地道的北方風味，倒也清香可口。

吃飯時邂逅着一位忘了姓名的舊同學，看他對我的神色和談話的語氣，大概也一樣記不起我的姓名。可惜他因為忙於照料一批學生，寒暄了幾句話就匆匆走了，以至於到現在我還想不起他的姓名來。人生就是這樣的會少離多，無怪古人會着舊友，要吟出，『今夕復何夕，共出燈燭光』的感傷詩句了。

飯後，我們就開始遊山，先要去的是雙清別墅。從夾道的松柏林中紆迴曲折地走到那裏，大家都感到有點熱意了。雙清別墅最令人嚮往的不在澄清的流泉，也不在蒼鬱的林木，而是那一池鮮紅潑刺的金魚。牠們生居禁地，從不知甚麼叫弱肉強食，所以很悠然自適，並不因水中的倒影和池畔的鷺聲而思逃逸，這頗令身處危疆的我們發生另一種『臨淵徒羨』的感慨。

出了別墅，順道向東北行，打算作攀登香山絕頂鬼見愁的壯舉。道旁間有滿樹嬌紅的秋葉，如火如荼，煞是可愛。家鄉地方，一來氣候較為溫暖，二來山多常綠樹，三來多雨，所以很難見這樣嬌紅的秋葉因而對於『霜葉紅於二月花』的名句，也認為是詩人的誇大故技，現在才覺得自己的懷

疑未免粗淺得可笑。

沿途我們看見許多禁折紅葉的紙條，但也看見往來的遊人差不多都有大枝小枝的紅葉在手。紅葉紅得太誘人了，我和衡勝也情不自禁各折了幾張，準備帶回城去送給朋友欣賞。折的時候，我們都精選最紅而又最完整的，但折下之後，就覺得手中的並不比樹上的美好了，於是棄了手中的，再把樹上認為滿意的折下，然而更美好的却還是在樹上。這樣折了又棄，已經是落紅滿地了，這才感到樹上的葉並不真比棄了的美好，不過因為有枝幹陪襯，所以顯得好看些，而折在手中的便孤另另地大為減色了。

行行重行行，我們繞到山的北部又登上半山了，我佇立在一個高處稍息，無意中向西望去，一大奇觀恰好展布在我眼前，鋪在對面半山上的多麼奇瑰的一幅圖畫啊！『看！看那邊……』我驚喜得狂叫起來。日昌衡勝兩人聽我的叫聲，便立刻停止前進，掉頭向我注視的地方看去，也禁不住同聲叫絕。原來那幅圖畫，並非人工繪成，而是大自然把半山的秋葉製成紅綠紫黃各種顏色，再各色相間而又很調和的繪在那山上，便成功了這絕妙的『姹紫嫣紅開遍』的圖畫。看了這幅圖畫，很可以使你想到暮春三月的江南景色，所差的不過飛鳴其中的流鶯罷了。其實我們從雙清別墅來到這裏，就從這幅圖畫的腳下經過，因為四圍的巖石森林遮蔽了視線，所以我們只見到道旁一些紅葉，要不繞到這一方來，說不定將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憾事呢。

今天遊山的人總計當在千數上下，但最多的要算學生。他們都是十多歲的青年，一個個生龍活

虎似的遍山跑着叫着唱着笑着，使得這座幽靜的深山頓添無窮的活氣。我們就夾在他們中間，緩步拾級上升。一重緊接一重的磴道，爬得我汗流氣喘，兩腿痠疼，好容易把磴道爬完，迎面的却是荆棘當前的小道，爬起來就更吃力了。大概爬到離山頂還有四分之一的山間，我感到沒有再向上爬的力氣了，便無可奈何地坐在道旁的亂石上，揮汗，喘氣。生長在山國的我，從小就練習着爬山，攀登像香山這麼高的山，在從前實在是家常便飯，不在乎的。記得十四五歲時，同了一批同學，到離家幾百里的地方去讀書，沿途要攀越不少的崇山峻嶺，我們這批小孩子都負着十來斤重的包袱，每天步行百里以外，遇山就爬，誰也不甘落後，誰也不感到艱苦。這不過是轉瞬間的事；而今剛是壯年，攀登這麼點高的山，應是毫無問題的了，想不到今天竟如此洩氣！幾年來住在沙漠般的平原地方，過着極平凡的安靜生活，學識上不但沒有寸進，連一點得天獨厚的本能也將消失殆盡！我望着羣羣飛躍的青年學生，腦中便展開了回憶之幕。

立在身後的日昌，見我坐着不動，便催着『起來走啊！』衡勝也說：『走吧，走吧，我們一氣爬上山頂再休息。』我何嘗不想起來，不想爬上山頂再休息呢，但是汗還在流，氣還在喘，腿還在痠痛，老實說，我實在沒有再向上爬的勇氣了。『何必定要爬上山頂呢，最好是適可而止，要知道爬山頂就甚麼都完了，那時會使你們感到空虛的。』我向他們發表了這段遁辭。

『還是起來走吧，走慢點也可以。』衡勝這樣勸誘我。『唉！你真沒出息，這麼一點點路，難道就爬不上去嗎？』日昌這樣激勵我。但我並不為所動，我說：『這樣吧，你們繼續努力，我在這』

裏等你們好了。』他兩人默然了，無可奈何的立在一旁。我心中很感到堅持己見的勝利。

忽然一種尖銳的叫吼，從我脚下發出：『就走不動了嗎？這個山都爬不上，還說甚麼救國呀！』這叫吼恰似給沉沉酣睡者的一陣迅雷，使我瞿然驚起，慚愧地向兩位遊伴說：『走吧！』他兩人忍不住笑了。

發這吼聲的是一個正向上爬的女童子軍，年齡不過十三四歲，呈現着健康色的面龐上，淌着許多汗水，蓬鬆的頭髮上也撲了許多塵土，她一面從荆棘叢中向上跑，一面向後顧盼，因為看見好些她的同學在後面，趑趄不前，所以發出那一聲吼叫。這吼叫固然不是為我而發，但在我聽來，恰似振聾起聵的迅雷，不由你不驚覺，何況這雷聲又是從一個十三四歲的女童子軍口中叫出的呢。

我當時不敢大聲喘氣，不敢抬頭瞻望，只鼓起全身的勇氣向上爬，爬，爬！也不過二十分鐘光景，我的脚便踏在鬼見愁——這香山的絕頂了。衡勝看了看四周說：『你看，這麼高的山，我們也居然爬上來了。』日昌一口接過去，『別看這山高，我們一步一步也爬上來了。』我呢，我默默不作一聲，耳中正響着那女童子軍的叫吼。

現在眼界更寬了，片片的白雲悠然自適的浮遊在蔚藍的天空，勝於春色的秋葉正若隱若現的爭妍鬪艷，還有玉泉山的塔，昆明池的水，以及重疊起伏的岡巒，都無遮攔的映入眼簾，讓你欣賞個夠。這白雲，這秋葉，這塔影，這水波，以及這重疊起伏的岡巒，在我眼中，又是一幅更奇瑰的圖畫。我貪婪四顧，目不暇接，整個心都沉醉在這幅圖畫中了。但反映在天際的赤霞，告訴我們時間不早，不容多所留戀了，我只得一步一步徘徊地走下山去，登上歸途的汽車；但那半山尖銳的叱咤聲仍然清顯地同汽笛響澈我的耳中。

危 機

程心芬

現在是最大的——個危機，

層層的樓台已經倒了半壁，

最後的柱子將要抽去了，

倒不倒，

倒不倒，

細細的斟酌這一分一秒！

於雙十日

暴風雨

張文麟

烏雲埋葬了青空。

電眨裂眼，

雷叫破喉嚨！

是宇宙的末日來到？

瘋狂的風雨咆哮，奔騰！

風抓着雨！

雨打着風！

黑暗把世界籠進網中！

暴亂鞭打大地的脊背，

角落里隱藏了和平！

死水潭翻起掀天的怒浪，

崩倒的山岳響出大聲！

恐怖壓碎萬萬顆心靈！

看！洪濤吞沒了舊時代的蹤影，

新世紀帶來光明的新生！

被忘記的靈魂

(The Forgotten Soul)

(獨幕劇)

大衛·平斯奇原著 (David Pinsky)

埃薩高拔英譯 (Isaac Goldberg)

黃洵明重譯

人物

凡尼司歌(裁縫店主)

黎西爾力(鋼琴家，凡尼小姐的房客)

興大士(教員，凡尼小姐的房客)

俄國一小鎮

一九一六

時間

凡尼司歌的工作室。左邊一門，後面一門，中央一個大抬案，案上有許多東西，兩傍有

車衣機兩架。右邊牆上有鑲架鏡一個，牆角有衣櫥一個。離衣櫥不遠有兩個木衣模架，

上有衣服。中央，一個大安樂椅，時間是黃昏。

佈景

凡尼

(從後門走出，回來時手拿一信，很興奮地開信，留心地讀，忽然歡呼起來)哦！哦！(手遮臉及頭髮，再看信，又歡呼，呼吸緊張，再看信，大聲叫)你！我愛！我愛！(沉思一會兒，叫)黎西！黎西！黎西！

黎西

(入，身穿跳舞衣服，帽上帶着別針。向凡尼笑着)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你看，快點，伯文寄來的信。

凡尼

(拿信)哦！我們正在講他。真的用了他的劇本？(看信)

黎西

(也看信，很興奮地)

凡尼

(一邊看信)好呀！(轉一頁)呀！這是真的求婚；凡尼。

黎西

(喜歡地)你也以為他是求婚？

凡尼

(仍看信)難道還不是嗎？(將大聲讀信)哈欠！(莊嚴地)『我的劇本已被收用了，而且會在這冬天上演。合同訂的是優等的。那導演說這劇一定會成功！(低哼幾行，繼續讀)啊！你看我因為唱歌太多，跳舞也太多，人家不得不叫我搬出去了。我覺得很強壯，我現在去寫東西，去創作，去做事！(低哼，再讀時更莊嚴，而且輕柔)現在我希望我們有較好的日子，這種快樂你或者也希望的。』(稍停)這句話有點含糊，但仍不失為坦白(交信給凡尼，親愛地)恭喜你，凡尼！(抱她)

凡尼

你也以為他是求婚嗎？(聲抖)哦！哦！(拿信遮臉，吻信，呼吸急速，從右袖拿手巾

拭眼)

黎西 (抱凡尼) 好凡尼，我很快樂！(做夢地) 我現在知道我該怎樣在吉士卜音樂院彈我的琴了。我將要把我的靈魂放在我的歌曲上，我的最快樂的靈魂。

凡尼 (吻黎西額) 是的，我的好朋友！

黎西 到底我的夢想實現了。

凡尼 (坐椅上) 你的夢想？

黎西 (從案上拿起一塊布放在地上，跪在凡尼面前) 你聽我說，我為你夢想全世界最高貴的英雄。我替你夢想一首勝利的和諧的前進曲，一個天才，一個超人，只有你配他。

凡尼 吁！吁！不要這樣說！

黎西 不，不，你不能叫我不這樣想。我有生命一天，不能不尊敬你。世界上很少有你們這樣好姊妹，你不曾爲你自己想過分毫。你只想把你的妹妹造就成人。我對你說，我時常都不大喜歡你的妹妹阿加，她在彼得格勒過快活的日子，而你……

凡尼 (仁慈地) 你是一個頑皮的姑娘。

黎西 我只不忍看這些事，你將要把你累死了。

凡尼 但那是我的幸福。我現在得了酬報。我能看見阿加做一個經濟獨立的畫師而且有偉大的將來。

黎西 我倒不希望這樣的幸福，我替你希望別一種幸福——做人妻子做人母親的幸福，去愛人和被人愛的幸福。

凡尼 (在夢中)我早忘記愛情和家庭生活是我唯一的幸福了。

黎西 你這可憐的靈魂!!

凡尼 我的母親死了之後，我就認定我的路，我要做比我小八歲的妹妹的父親母親。這是一個偉大而高尚的目標，我不會想過做別的事，只在廿二歲至廿五歲那幾年，我希望有別的事。並不是說我的妹妹牽累我，上帝恕我，我需要別的，我需要一個完美的生命，快樂和——愛情。在那時，我時常哭，哭濕了我的枕頭。我很不快活，我又很容易發怒，你看，我再也不像仙女那樣美麗了!

黎西 (抱凡尼，吻她)你這樣!你!

凡尼 但是後來我不希望了。好像那種夢幻已經完了，阿加也長大了，她的天才成熟了，我重新忘記了我自己，只惦念着她。

黎西 就這樣了嗎?

凡尼 還有什麼別的呢?自然啦，當我的妹妹去了彼得格勒之後，她不能受我的直接愛護了，我只有零丁地過日子，那舊夢再來了。但是我對我自己說，一個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怎能希望幸福和愛情呢?所以我決意斷絕一切希望。我說服我自己說：我的生命的目的已經

達到——我已經把一個無靠的小孩撫養成人了——

黎西 但是你早已愛了伯文，是嗎？

凡尼 是的，我早已愛他，但是我要克服這個感覺，生命教我清心寡慾，我於是對自己辯說：

伯文比我好得多……

黎西 比你好得多？

凡尼 (繼續)我太憔悴了，我不配他。我時常使自己相信他每天來訪都是偶然的，他並不想見我，不過他想見他的朋友和他的寄食在這裏的娃子與大士罷了。

黎西 可是，你怎樣知道他對於你有點不平常呢？你該是從他的眼裏看出的？

凡尼 (微笑)唔，你看就是這樣！或者因為這個原故我放棄愛情的想念，就騙自己說，我是生命的樹上的一條枯枝……

黎西 (跳起來)唉，你對不起你自己。

凡尼 (站起來)但是那枝裏的液汁和力量再流動起來了——現在我年輕了——哦！生命！生命！——我享受牠，我醉飲牠，我領略牠的脈搏的跳動——啊！黎西！爲我奏一次勝利的進行曲，一首快樂的凱歌吧……

黎西 一定唱，唱到牆都跳了，天都合唱(走向左門，唱)

愉快呀！

美麗超凡的女神伊憐忒的女兒，

快樂到發狂（忽然停了）呼！與大士來了。

（靜聽）

凡尼

（呆站着，驚覺之時全身發抖。用手指鼻，警告黎西）請你不要告訴與大士這件事！

黎西

我告訴他。他應該知道，他也必定很歡喜，他可以不用留心去追求你了。

凡尼

別這樣不替人設想。

黎西

我知道啦，你別管……與大士，與大士！

凡尼

黎西，你去吉士卜那裏琴彈的時候到啦！

黎西

還有幾分鐘。但是——與大士，與大士！

與大士

（從後門出，帶眼鏡，左臂下支一叉，右臂夾書，手拿幾包食物）

凡尼

（從左門偷出）

與大士

晚安，有什麼消息？

黎西

請你來，快點呀！凡……

與大士

等一等我放下這些東西在房裏好嗎？

黎西

不，一秒鐘都不能，凡尼……

與大士

（從包裹拿出一個蘋果）吃一個蘋果吧！

黎西 不要，你讓我講；好嗎？凡……

興大士 我可以坐下聽嗎？

黎西 (大聲) 凡尼接到伯文一封信。

興大士 (坐下) 他說他的劇本賣了，我也接到伯文一封信。

黎西 那不要緊，要緊的是伯文求她做伴侶。他已經向凡尼求婚啦！

興大士 (驚奇) 要求婚了？向凡尼？

黎西 是的，凡尼回來之時，你應該向她恭喜，你不要——(忽然停止) 哈欠。我說了一些笨話——哦！我太喜歡了，我想全世界的人都該和我一樣快樂，你聽見嗎？你要替她高興，聽見嗎？現在，早點睡吧，我立刻要去吉士卜赴會，(轉向左門，唱) 愉快呀！仁慈超凡的女神……

興大士 (叫她) 但是——唉。爾力小姐。

黎西 (在門口) 我沒有一分鐘的時間講啦。

(她走了)

興大士 (很氣怒地呻吟。把木叉丟在地。把書和食物放在椅上。喃喃語) 侮辱？(從袋內拿出信，看幾次，呻吟，垂頭在手上，呆望，像有所疑難。)

凡尼 (入。有點害羞) 晚安，興大士！

興太士 (喃喃語，仍坐) 晚安。

凡尼 (看興。害羞地，忙着弄木模上的外衣)

興大士 (仍坐，興奮地，腳輕拍地，不久停拍，說話，但不向凡尼) 司歌小姐，你允許我看一看伯文的信嗎？

凡尼 這就有一點浮躁了——至少不像個英雄啦！

興大士 (仍坐，一樣聲調) 你允許我看一看伯文的信嗎？

凡尼 (害羞地笑，從袖裏拿信拋給他) 你看啦。看你以為他做什麼。

興大士 (俯地拾信，讀，呻吟) 哼欠！這樣子！(信掉在地上，呆望，腳顫動，喃喃語) 這樣笨的人！

凡尼 (驚奇地望他)

興大士 (輕聲) 這樣笨的人！

凡尼 (笑，仍害羞) 誰笨？

興大士 不是我，(拿起木叉，書，食物，起身，把信交凡尼)

凡尼 (懇求地) 興大士，別這樣不高興，你使我不安。

興大士 我回房裏，好讓你看不見我。

凡尼 (懇求地) 別這樣對我講，興大士，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像你從前一樣，(低聲一點，害

羞)好好待伯文吧；你知道，在我們之間，你和我，我們除了友誼沒有別的。

興大士 不用對我這樣說，我明白我知道什麼，我也沒向你尋錯。

凡尼 那麼爲什麼你不快樂，爲什麼你難爲你自己呢？

興大士 因爲……

凡尼 因爲什麼

興大士 (內心衝突)因爲我生氣，想想一個人寫這樣一句含糊而頂笨的話，煮熟一堆垃圾，髒東西。

凡尼 你是什麼意思？

興大士 你知道，司歌小姐，我怎樣對待你，你知道我希望你絕對幸福，如果事情像你以爲伯文說的那樣，我敢保我會消滅我一切的痛苦和希求，滿心歡喜！

凡尼 像我以爲伯文的信說的那樣？

興大士 使我懷疑生氣的是這件事。我要去做個外科醫生去割去你眼中的障翳。

凡尼 (驚訝)丟開你的修詞字句吧，做完你的工作吧，割開吧，因爲你開始割啦。

興大士 (不看她，但有所感)伯文的意思不在你。

凡尼 不在我？

興大士 不在你，是在你的妹妹。

凡尼 (大叫) 哦……

興大士 伯文寫信告我，他第一次看見你的妹妹時，好像上帝特別賜恩給他——後來漸漸地就充滿了熱情，他希望他的願望不會是空的。他……

凡尼 (坐在椅上，臉轉向桌，她呻吟) 阿加拿去我所有的東西，(絕望，由內心哭出，抓頭髮)

興大士 (把書和食物又放在地上，單脚行向凡尼，把她手拿着) 你很應當哭，但是你不要傷害身體。

凡尼 (燥狂地) 她拿去我一切所有，拿去我的野心，我的青春，我所愛的希望，而且現在……而且現在？並沒有拿去你的什麼，你知道伯文未曾愛過你，如果不因為那句不幸的，含糊的頂笨的話……

凡尼 (輕聲) 我覺得我不想再活了。

興大士 傻話！

凡尼 我覺得我的心碎了，我的靈魂是空虛的，孤獨的……像在我面前展開一條深淵……我爲什麼要生活？我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興大士 傻話，沒意思！

尼凡 我已經過完了一生……

奧大士 糊說！

凡尼 (堅固地)我知道我自己說什麼，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靜)

奧大士 (趨近她，很粗率地更重的聲音)你正在想你要選擇去死的方法。

凡尼 (不動)

奧大士 (坐下)我來講個故事你聽。從前有一個人，並不因為疑難或倒霉，却因為日子太易過了，他就下結論說生命是不值得過的，於是他要出去買一枝手鎗自殺，在街上他聽見很嘈雜，一間房子失火了，忽然望見那屋的頂樓的窗上有一個女人，救火員已經放了最高的梯，有一個人立刻扒上去，那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想自殺的那個人。他把女人從窗裏救出，將她交給下面那個救火員，他又跑進窗去，街上的人害怕到顫抖，以為這房子不久就倒下，火焰已經從窗口冒出來，人人都以為那英雄已經死在屋裏，但是火沒有燒死他，他從屋頂出來，手裏抱着一個小孩，那火梯沒有這麼高。救火員拋一條繩給他，他用繩把小孩捆好，把小孩放下來交給救火員，但是他自己來不及下來，他把手交叉在胸前。他眼中流下淚，在一刻之前，他找死路，現在他不想死，不，他想生存，因為在那時候，他找到生活的目的就是去做好事了。

凡尼 (怒)做好事！我已經討厭了。

奧大士 別得罪你自己，凡尼！

凡尼 做好事！我已經做過了。我已經完全拋開自己完全為別人的做過了，現在你知道爲了你我却未滿足我的生命。我成了最不幸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一樣，我希望死。

奧大士 （從眼鏡下看她）阿加知道你對伯文的態度嗎？

凡尼 （生氣）我不知她知道什麼。

奧大士 你可以給我一句好一點的答話嗎？

凡尼 我能知道什麼？我時常給她寫信時談及伯文。

奧大士 阿加可以從那些信裏知道你對伯文有別的態度嗎？

凡尼 你這樣反覆詢問有什麼意思？

奧大士 我想假若你照你腦中所想的去做，——有一件事，我不能說出來——阿加就一定不接受伯文的愛，她會摧殘她自己的生命，因爲他會覺得你是因她而死的。

凡尼 你在想些什麼？

奧大士 就是你聽見我所說的。

凡尼 那麼，你的意思……？

奧大士 你知道你的妹妹，你明白她會做什麼？

凡尼 （很生氣）她先把我的生命奪去，現在她還不讓我死。（她伏桌上）

興大士 呀！現在你說真話了，回復真的凡尼了。

凡尼 (哭，很傷心)

興大士 好啦，你哭吧！哭吧，一直到淚乾了。但是，哭完了，就別再哭，永遠哭乾了你的淚。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這種被人奪去幸福的人，我們一直哭到永遠，或者，永遠不再哭，我就永遠不再哭了，凡尼，硬爽一點，把你的手叉在胸前，勇敢地向前進，依照你的心志，把生命充滿起來！

凡尼 (繼續哭)

興大士 (看見伯文在抬上的信，拿起牠，很生氣地丟掉牠)寫這樣含糊呆笨的話，虧他是詩人。
凡尼 (抬起頭)若果事情像你說的，阿加會拒絕伯文了，她會幻想她從我手裏奪了伯文，她永不做這件事。

興大士 或者啦，(忽然莽直地)那麼這些對於你有什么關係呢？

凡尼 (打斷話)誰在想我自己呢？我的意思是阿加應該和伯文好。

興大士 對啦，這就是本來的凡尼啦。

凡尼 呀！夠啦，給我一點意見幫助我吧。

興大士 一點意見？做她的媒人啦！

凡尼 或者她要反過來做我的媒人呢？

興大士 那麼我們得想想辦法。

(靜)

凡尼 (打斷話) 興大士！興大士！

興大士 什麼？

凡尼 我想到了。

興大士 好。

凡尼 但是我要你幫助。

興大士 要我嗎，假若我能夠幫助你。

凡尼 你允許嗎？

興大士 無論什麼都要允許嗎？

凡尼 無論什麼。

興大士 爲什麼一定要我絕對允許你呢，假若我能夠，一定幫助你。

凡尼 (打斷話，半害羞) 把我……你娶我。

興大士 (看她一會兒，拿起木叉，書和食物)

凡尼 (懇求地) 興大士！假若我們結了婚，阿加就沒有什麼障礙了。

興大士 司歌小姐，我一向愛你，我現在也愛你，但是我不肯做你犧牲自己的祭壇。

凡尼 但是，不久以前，你叫我不死，現在你把我趕回舊路嗎？

興大士 你的妹妹若沒有伯文也會快樂的。

凡尼 假若她愛他呢？——

興大士 那麼阿加就痛苦，也好像我們一樣。

凡尼 不，阿加不應該痛苦！你聽見嗎？我也不要痛苦！

興大士 這樣就很好啦！

凡尼 (哭) 興大士，我不再見你。

興大士 (走向門) 那麼，晚安。

凡尼 (哭得利害)

興大士 (一隻腳走向門，停止，眼下垂。再看凡尼) 司歌小姐，爲什麼自從我寄住在你家裏以來，我不會向你講過愛，不會求過婚呢？

凡尼 (泣)

興大士 我告訴你，難道因爲我知道你不愛我，而且因爲我不只需要你的尊敬還需要你的愛嗎？
凡尼 (堅決地) 不是，因爲你知道我會拒絕你，所以你不那樣講。

興大士 而且你以爲我希望你答應嗎？

凡尼 那麼，你就應該求過婚。

興大士 那麼，我就和你結婚，不用愛情了吧！

凡尼 對啦

興大士 那麼我就不會知道你愛別人啦。

凡尼 (打斷)別人不再在我的心上存在了。

興大士 (再看地上。靜)

凡尼 |興大士！

興大士 什麼？

凡尼 靠近我一點！

興大士 我是跛子。

凡尼 把你的東西放開。

興大士 (遲疑一會兒，放下書和東西)

凡尼 (半羞)一切……一切……

興大士 (粗直地)別害羞，像你要叫我放開那木叉一樣，(他放開木叉)

凡尼 (起來，握他手)，興大士，你知道我對你的態度，你知我尊敬你，有這個好的朋友，真誠的朋友我多麼快樂……(她把頭靠近他，害羞地)你靠近我，吻我。把你的愛放在一個熱烈而有情的吻上，使牠能夠傳達你的靈魂，(打斷，哭泣)我告訴你，我們的日子將

要很——快活，我們被幸福忘記的靈魂依舊找到幸福，——用我們的力量，盡我們所能的找到，（淚少些）你知道一會兒會怎樣了，黎西將要回來，她將爲我們奏一首勝利的凱歌……（打斷）她欠我的！……我將要跳舞，我告訴你，我要爲我們兩人跳舞，你看，我還要唱。我要把東西弄亂了，與大士，吻我，熱烈地熱烈地吻我。

與大士（有情地哭泣）你……你……

（他和她作長吻，狂喜）

幕下

譯自 Frank Shay and Pierre Louing, *Fifty Contemporary*

One-act plays.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8.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
大街廿一號

全年 \$.80
半年 \$.40

「風沙夜」

張文麟

邵冠祥著 現代詩草社出版

實價兩角半 頁七八

一個新興詩人的詩，決不能由昇華作用，忽地跳到藝術的最高峰上；至少，他詩作的發展，是有着進行的步驟，轉變的歷程的！

我們打開詩人邵冠祥的詩集風沙夜，就很可能看出他的詩進行的步驟，轉變的歷程，是怎樣的！

最初，他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孤零，無依！被小我的人生觀，把整個的心靈籠罩住了！想把自己的靈魂，超出廣大的現實領域之外，他把「大海」比作寄託生命的「天國」。他愛看海「狂烈的笑」，更愛聽海發出的「莊偉的歌聲」。在暗夜的大海上，將要「離去相識二年的海島」，他的心受到了哀感的擊撞，於是，他開始在「沉默的海面」歌唱了：

「今夜我飄泊在冷寂的島上。」

我獨自在海灘上徬徨！

也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

滿都是哀傷，我那顆心。」——夜渡沙灘。

當「人世的風雨」把他「從一個美麗的海島漂過了黃海」，他「狼狽」，他「徘徊」，他更失掉了「勇氣」！

「啊！風雨下沉默的海啊！

那里是岸，那里有草原？

只茫茫的廣漠，一片雲烟。」——海上。

他歌唱，這是多感的歌唱啊！

在他的心目中，所大大關心的，只有「海」，「故鄉」……「對於「海」，他是時刻的愛着。他向「海」問過「真理的影子藏在那里」。他認為「故鄉」是自己的生命的搖籃，在那里「度完了童年」，他也愛「故鄉」。他在「如畫的故鄉」里，更愛上了了一個美麗的「女郎」。在一個「江面還沒有醒」的「霧晨」，他高唱着：

「我悵然的渡過了江，

在那霧里的早上。

我將別如畫的故鄉，

我依戀故鄉的女郎！」——霧晨。

詩人是年青的，富有熱情的。他珍惜溫柔的女兒風情，回味着「綺麗的幻夢！」

現實，是在他眼前擁着的。這現實是血肉模糊，慘不忍觀的！哀號，呻吟！天災，人禍……繪成了一幅現實的悲慘圖！在目前現實的氣氛里，他再也作不安穩「綺麗的夢」！同時，也無心關懷兒女的風情！於今，他已認識了現實，更大受了現實的反映，而猛然的醒覺，一步步的「走到現實的路上去！」

是的！大時代下今日的詩人，並不應該坐在桃色的燈下，舞蹈，歌唱！寫愛情，寫美夢，寫月露風雲……而要置身現實的洪爐當中，鍛鍊身子和心。把個己的人生觀展開，認識大世界的身影。從現實的懷抱里，運用銳敏的眼光，細密的心思，以及精巧的手法，捕捉偉大的題材，來寫不朽的詩作！

他在「風帶着飛沙打窗外嘶奔」的暗夜里，「輕輕地擱下筆」，「對着古怪的小燈」，大聲的歌唱：「風帶着飛沙打窗外走過。」

於是 I 想起；那是

何處吹來渺小的風沙啊？！

我知道祖鄉的山河，

該都在風沙聲里怒吼了。」——風沙夜。

他勇敢鼓勵着自己「怒吼」，要在風沙的暗夜里，和「祖鄉」一樣的「怒吼」起來！

他的生命浮沉在「時間」的「江流」里，感到人生的過於短促，「叫時間把我們的年青摧殘了！」但，他是絕不消極，絕不感傷，他用力的抓住了現在，用血與汗創造未來！於是，他歌唱着：「別讓時間欺誑，

我們盡情的歌唱；

乘今天我們還年青有力，

抓住了時間，我們不放！」——時間。

他又揮動尖銳的筆鋒，寫大時代的動態之中，種種的現實事物：「寂寞」的「夏夜的場園」，「滿面衰黃」的「退伍兵」；「碼頭上」的「苦力」；「沒有新年氣象」的「除夜」；「坐在衰柳邊」的「打漁父」；……這些題材，雖不會具有偉大性，但，也是一堆現實的產物，很值得詩人的觀察與描寫！

從全集二十五首詩里，我們看出作者的詩，在迅速的進行中，急劇的轉變下，是有進步的！

今後，作者當多寫小詩，在將來寫長詩時，能在技巧的表現上有着絕大的幫助，並且，要注意詩中的字句，用心錘鍊，下一番匠心翻造的工夫！一步步的在「現實的路上」，大踏步的向前走去，要隨時隨地的留心，尋找多量的偉大題材，希望有不朽的詩作產生出來！他巨大的未來的成就，要像王亞平在序文中說的：「未來的成就，需要更艱辛的製作。」

信

芳蘭女士：

瀟湘漣漪八期四十本收到，郵票適貼在扎書繩的下面，都擦破了，可惜。我寄上的兩個四十週年紀念郵票（廿五分的）望早日寄來，拙稿若能在九期登很好，謝謝！我想這書一天比一天改良了，下期能付五六十本來更好，如果只餘四五本則不必托書店，至少有一二十本，您說是嗎？學生周仲平曾用普通信寄郵票訂閱一年，她却收不到第八期，不知何故，我已代給了一本。

下期望別過時出版，因為寄到廣州一看出版日期已遲二十天，對於閱者減少興趣，因為失去時間性了，若遲至十日出版，則出版期寫十日，別寫一日，您以為如何？

第八期還有四本，寄回麼？廣東用大洋加五水，即一毛半才合大洋一毛，不知可以便宜一點嗎？大概每期銷售一千多本，不至於虧本罷？詳情如何？暇時望能見告，敬祝進步

縈琇十二月三日

繁瑋先生：

示悉，以後刊物當寄六十本，紀念郵票於最近寄回，大作因寄去稍遲趕不上付印，改至新年號刊出，新年號擬加多頁數，並請名作家寫稿，於新年號刊載大作或較平時爲好，如何？

敝刊遲出實有種種困難：定縣爲小縣，印刷極壞，漣漪係寄北平印，兩次校稿，往返麻煩，每發稿都在出刊前十數日，然呼應不靈，印書館遲遲，郵遞緩慢，以致誤期，今後當設法改善，同人等亦早慮及讀者減少興趣，然亦不得已也。

周仲平君普通信訂閱刊物，並未收到，想係郵局檢查沒收所致，以後當按定贈閱全年，但請告知其他同學，直接定閱之有郵票信件，最好掛號以免遺失。

八期既剩不多，請存貴處候其他各期所剩較多時一次寄回，以免包寄麻煩。

廣東如能多銷，便宜些亦未爲不可，請斟酌情形，（八折如何？）因敝刊雖能銷售千分以上，但紙價暴漲又無固定經費，每次均由社員分負經濟責任，而代銷處常不寄款來，敝刊讀者多爲鄉村小學教師，彼等經濟情形極壞（全年四五元薪金），常有願讀無錢訂購者，爲優待他們起見，多爲七折，更時有贈閱等事。同人等辦刊非爲營利，即欲使時代文學向一般人不注意之農村推展，鄉小教師係百分之八十五農民子弟之知識灌輸者，如能介紹些許有意義有力之文學以鼓舞其抗戰救亡之精神，轉變其思想，則於全民族之貢獻不無微功，故在萬分困難中，仍一致努力，現刻贈閱者約近三百分，零星收入之刊費僅敷寄發稿件刊物之郵資（定刊者全未收郵資），是以每期每人均須分負拾數元之印刷費，只希望有忠實讀者，虧折原不算什麼。上述情形本不欲多言，因承詢及，先生又極愛護本刊，敢不略爲申叙。

祝好

李芳蘭謹上

編後

芳蘭

新年特大號，是最滿意的一期，因為理想的內容複雜化，已經實現了！

我們感謝各位作家的賜稿，尤其是上遂先生，孫福熙先生，一位是海內景仰的學者，一位是聞名全國的藝術家，又都係魯迅先生舊友，用不同的筆調，寫出魯迅先生不平凡的一面，這的確值得我們細讀！更是本刊的無上光榮。

「李笠翁的戲劇論」，是編劇術的祕訣。李笠翁的作品，雖遠在西曆一六七二年之間。但無害於他的見解的正確。經林傳鼎君有條理的分析以後，更增加了新的編劇技術的力。

「死逼着眼看着」是篇報告文學，這裏瀰漫着被逼到死亡線上的四十萬農民在生活絕望中的怒吼！

南燕女士，是老社友，許久不曾寫稿，「她默然了」正是她吶喊的結果。

「做官隨筆」像一幅生動的圖畫，一個活躍的社會縮影。有幽默的情趣，更有冷峻的意識。讀過「醉翁亭記」的，多半憧憬着「琅琊之遊」，曼霞君用輕鬆的筆調寫出，使我們讀後，有身歷其境之感。

黃淘明女士對文學很有研究，也是愛護本刊的朋友現在又為本刊譯稿，尤予我們以莫大的鼓勵。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十期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印刷者 懋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預定半年六册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
	郵票	代幣	九五折	用但
	限內	角以	為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代售處

北平——人文書店，佩文齋。

女子文理學院。

教育短波社。

民間社。

現代書局，

良友公司。

現代雜誌供應社。

正中書局。

廣州——協和中學。

真光中學。

達德學校。

訓女中學。

羣衆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省立常德中學。

今日出版合作社。

致和書店。

方璧兒童書局。

新平山報社。

青年會。

興寧縣立第一中學。

四川大學文學院。

新民書局，

左海書局。

平教會售書處，

東街慶記紙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二十四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全年十二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年五十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二十四刊	二元四角	二元三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二十四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本刊裝璜極其精美